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精神分析引論

(五)

弗洛伊特著 高覺敷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精神分析引論

（五）

弗洛伊特著　高覺敷譯

漢譯世界名著

精神分析引論

第三編　神經病通論

第二十一講　基力 (Libido) 的發展與性的組織

我知道自己尙未能使你們深信性的倒錯在性生活的理論上的重要。因此，現在乃願盡力之所及，將關於這個問題所已說過的話，加以修正和補充。

你們可不要以爲我們之所以改訂「性」的意義而不惜引起熱烈的反對者，蓋僅因爲有倒錯的現象。其實關於兒童的性的研究於此也頗有關係；而性的倒錯和兒童的性之一致尤足供我們的參考。嬰孩的性的表示，在後幾年的兒童期內雖屬顯而易見，但其最早的方式確似逐漸消逝，無從捉摸。假使你們對於演化的事實及分析的結果不願加以注意，則或將否認兒童的那些表示

之有性的意味，而僅以爲牠們有他種模糊不定的屬性。你們要記得一種現象是否有性的意味，卻尙未有一致承認的標準，除非生孩子的機能也可視爲標準之一——但是以生產爲性的定義，我們因嫌其偏狹太過，已不復採用了。W. Fliess 所提議的生物學的標準如二十三天和二十八天的週期性也很足引起爭辨；也許性的歷程有其特殊的化學的性質，但是這些性質也尙未爲人所發現。至於成人們的性的倒錯的現象則獨明顯而確定。牠們之有性的意味，是無可懷疑的；無論你們譏之爲退化的現象或其他，可是決沒有人敢不以之爲性的現象。卽據這種現象看來，也足見我們可主張性和生產機能不同爲一物，因爲性的倒錯都足妨礙生產的目的。

這裏有一平行的事實頗值得我們注意。人們大多數以爲「心理的」意卽爲「意識的」，但是我們則擴充「心理的」一詞的涵義，以包括心靈的非意識的部分。就「性的」一詞而言也復如此；大多數人以爲此詞和「生產的」——或者更精確地說，和「生殖的」——同其涵義，至於我們則將不屬於生殖而無關於生產的各事也認爲「性的。」這兩件事原僅有形式上相類似之點，但也不無較湛深的意義。

但是，假使性的倒錯現象的存在，在這一點上可作一有力的理由，爲什麼不早有人提出以爲解決本問題之一助呢？這我可不能答覆了。在我看來，性的倒錯已爲一般人所咒詛，結果乃形成一種理論而使無作科學判斷的可能。一般人都似乎記得倒錯現象之可厭和可怕；或都似乎以牠們爲有一種誘惑的勢力；或都似乎隱忌那些樂於倒錯的人們而欲置之於死——這種情感和譏誚詩 *Tannhäuser* 中的坐而評判的公爵的供狀正相一致：

因此，在愛神的山裏，良心和義務統都被淡忘了！

——但是，徼倖的很，這可不是我的命運。

在實際上，性倒錯的患者也不得不付苦痛的代價，以換取不易求得的滿足。

性的倒錯雖似有不自然的對象和目標，然仍顯然有性的意味者，蓋因滿足倒錯慾望的動作，也常可達到色情的最高度而至於洩精。這自然是就成人而言；兒童既沒有色情的最高度，也沒有洩精的可能；他們雖有一種近似的行動以爲代替，可是這種代替，必不能顯然爲性的而無疑。

還有幾點也須一述，好使我們對於性的倒錯有正確的了解。這些現象雖爲一般人所鄙視，以

其大有異於常態的性的活動，但卽由簡單的觀察看來，也足見常態人的性生活，也間有這種或那種倒錯的存在。譬如接吻或可稱一種倒錯的動作，因爲那時是雙方嘴唇上的性覺區的接合，而不是生殖器的接合。然而，從沒有人鄙接吻爲倒錯；在劇場中此事且可爲性交的雅馴的代表。不過接吻確也不難成爲一種絕對的倒錯的動作——譬如其刺激的強度很大，致也伴有色情的最高度和洩精的現象，這種情形也屬屢見。又如就此一人而言，要求得性的享樂，便不能不注視而撫摩其對象，就另一人而言，則於大受性的激動之時，不能不有手捻口咬的行動；還有些人的色情的最大的激動，不因對手方的生殖器而引起，而因其身體的其他部分而引起；諸如此類述不勝述。我們自然不得將單有這種特癖的人們屛於常態人之外，而置之於倒錯者的隊伍之中；其實倒錯的要點，初不在於性的目標的轉移，也不在於生殖器的退隱，且也不常在於對象的變換，乃僅在於以變態的現象爲滿足，而完全排斥以生產爲目的的性交。若爲增進或預備常態性交的完成起見而作倒錯的行動，則其行動便不復爲倒錯的。由這種事實看來，可見常態的性和倒錯的性的區別殊難有存在的餘地；而且更可見常態的性生活乃由嬰兒的性生活演化而成，而其演化的經過則先删削

了某些無用的成分，然後集合其他成分以求一種新目的或生產目的的完成。

這個關於倒錯現象的觀點現在乃可用以研究或說明嬰孩的性生活的問題；但在未爲此研究或說明之前，請先注意二者所有的一個重要的區別。大概地說，倒錯的性生活是異常集中的，其整個活動都趨向於一個——大多數是唯一的——目標；有一特殊的部分衝動（component impulse）占一重要的地位；也許只有這個衝動，也許可有其他衝動以爲之助。就這一點說，倒錯的性生活和常態的性生活實互相一致，只是其占優勢的部分衝動和性的目標彼此不同而已。二者都造成一個富有組織的系統。但是統治的勢力則彼此互異。至於嬰孩的性生活則大致缺乏這種集中和組織，其部分衝動同屬有效，各自獨立地求其快樂。由這種集中（在兒童期中）的缺乏和（在成人期內）的存在看來，大可見常態的性生活和倒錯的性生活都起原於嬰孩的性生活。還有許多倒錯的現象和嬰兒的性生活更相類似，因爲牠們裏頭有許多「部分本能」(component instincts）及其目標都各自獨立地發展起來。不過就這些現象而言，與其稱之爲性生活的倒錯，不如稱之爲性生活的幼稚病，反較正確。

有了這種預備，我們現在乃可討論一些遲早總要發生的疑問。譬如：『成人的性生活所由起的兒童期的表現，你既承認其爲不甚明確，爲什麼又宣稱其爲性的呢？更爲什麼不僅描寫其生理的方面，又不僅說嬰兒已早有爲吸吮而吸吮及戀戀於糞便等的活動，可見其已在器官中求快樂呢？如此，你便可不必主張這個嬰孩也有其性生活的謬說了。』我對於『求快樂於器官之內』這個話自然只能說沒有異議；我原知道性交的至高無上之樂也只是一種身體的快樂，得自生殖器官的活動。但是你們能否告訴我，這個原來無足重輕的身體的快樂，究竟到什麼時候纔得有其後來所應有的性的意味呢？我們對於這個「器官快樂」所有的知識豈較優裕於性的知識嗎？你們的答案將以爲生殖器活動的時候，便可有性的意味；性蓋即爲生殖器的。倒錯的現象雖可爲這個答案的障礙，但是你們將必以爲牠們雖不假手於生殖器的接合，究竟多可以得到色情的最高度。假使你們因爲有倒錯現象的存在，遂不復以生產爲性生活的要性，而轉側重於生殖器的活動，那麼你們的主張自然是較有力量。然而因此，我和你們便不復大相歧異了；只是生殖器官和他種器官之爭而已。他種器官本可爲生殖器的代替以求性的滿足；關於這一層的證據很多，例如常態的

接吻，淫蕩的倒錯生活，或協識脫離症的症候，你們究如何處置呢？就協識脫離症而言，原宜屬於生殖器官的刺激現象，感覺衝動，或甚而至於生殖器勃起的活動等，常移交於身體上的他種器官（例如頭部和面部等。）由此，可知你們所視爲性的要徵的，都不復存在；於是你們乃不得不下一決心，跟着我的成例，擴充「性的」一詞的涵義，以包括早年嬰兒期所有志在求「器官快樂」的一切活動了。

現在請再提出兩點以擁護我的學說。你們知道早年嬰兒期所有求快感而不大明確的活動，我們都稱之爲「性的，」因爲在分析症候，回溯而至於這種活動的時候，我們所利用的材料都顯然爲「性的」無疑。姑且假定牠們本身將不必因此而便爲「性的；」但是請借用一個比喻吧。設有兩種不同的雙子葉植物——如蘋菓樹和荳科植物——其由種子發展的經過，我們確無法觀察；但假使我們可由充分發育的植物逆溯其發展的經過而至於其爲雙子葉時的種子植物。就雙子葉說，各難辨別；兩種植物所有的雙子葉實全相一致。但我可否因此便斷定牠們初本完全相同，其種類的差異只是後來植物發展時纔產生呢？或在生物學上究竟應否相信這個差異雖在雙子

葉裏不能看出，但原已存在於種子植物中呢？我們稱嬰孩求快感的活動爲「性的，」也便是這個道理。究竟每種器官快感都可稱爲「性的，」或竟在「性的」之外，倘有他種快感不能稱爲「性的」，那可不能具論於此。關於器官快感和其條件，我們知道的實嫌太少；所以逆溯分析的結果，對於其所得到的成因不能作明確的分類，那是不足深怪的。

還有一層：你們縱能使我相信最好不以嬰孩的活動爲有性的意味，但是大概地說，你們可很少證據以證明你們所欲主張的「嬰孩無性生活」之說。因爲嬰兒由三歲起，卽顯然有其性生活，無復可疑；那時生殖器已有興奮的表現；且或可有一定期，作手淫或在生殖器中自求滿足的活動。至於性生活的精神的和社會的方面也不容忽視；對象的選擇，如獨愛某人，或獨愛某性，及嫉妬之情等都前於精神分析，而爲公正的觀察所證實；無論何人只能運用眼睛的，無不見有同樣的現象。你們原不否認兒童之早有情感的表示，只是懷疑這種情感之有性的意味而已。三歲至八歲的兒童，確已知道將其情感中的這個原素隱藏起來；然而你們若留意觀察，便可收集了充分的證據，以證明這個情感之有「肉慾的」(sensual) 色彩；你們的注意所仍不能及的各點，則可由分析的

研究而予以充分的補充。這個時期的性的目的和前曾述過的性的窺探，有至爲密切的關係。兒童原尙未知道性交的目的，所以這些目的的倒錯症，也有若干是兒童未成熟的組織的自然的結果。

兒童由六歲或八歲起，其性的發展便呈現一種停滯的或退化的現象；這個時期可稱爲潛伏期。此潛伏期有時也可完全缺乏；而在這整個的時期之中，性的活動也不必完全停止。在此期前所有心理的經驗，和激動，那時多漸被淡忘；這便是前已述過的幼時記憶的消失，我們因此遂不復能回憶最幼年時的經驗。每一精神分析的目的，便在將這個遺忘了的時期召回記憶之內；我們不能不假定此時開始的性的生活乃是這個遺忘的動機；換句話說，這個遺忘就是阻抑作用的結果。

兒童由三歲起，其性生活卽多同於成人的性生活；所不同的，是（一）因生殖器尙未成熟，致沒有穩固的組織；（二）倒錯現象的存在；（三）整個衝動力較爲薄弱；這都是我們所已知道的。然而性的發展，或如我們之所謂基力的發展 (libido-devolopment) 在學理上最饒興趣的方面，實都在這個時期之前。這個發展進行很快，所以非直接的觀察所能捉摸。只是以精神分析對於神經病的研究的援助，我們纔可遠溯基力發展的初期現象而明瞭其性質。這些現象原僅由學理上

推想而得，但是在實施精神分析的時候，你們便可知這些推想實各有其需要和價值。且更可知道一種病態的現象，常可使我們明瞭那些在常態中所易忽略的現象。

因此，我們乃可知兒童在生殖器統治其性衝動之前所有性生活的方式；這個統治勢力在初年的嬰孩期內潛伏期之前便已有其基礎，從青春期起乃有永久的組織。在初期中，其所有散漫的組織，可稱爲生殖前的(*pre-genital*)，因爲此時最占勢力的不是生殖的部分本能，乃是虐待狂的和肛門的(*Sadistic* and *anal*)。雄性和雌性的區別那時尚未占重要地位；占重要地位的是主動和被動的區別，這個區別可視爲性的「兩極性」(sexual polarity)的前驅。這個時期所有雄性的表現易流而爲支配的衝動，有時且易流而爲虐待的行爲。至於有被動目的的衝動則多和肛門口的性覺區有關，這肛門口在這個時期內很是重要；窺視和窺探的衝動也很占勢力；生殖器則僅掌理排尿的機能。此時的部分本能也不無對象，但是這些對象不必僅爲一物。這個虐待的，肛門的組織就是恰在生殖區統治前的一個時期。由較深切的研究，還可以知道這個組織在後來成熟的構造裏究竟保留着多少，而這些部分又如何始能在新的生殖組織(*genital organization*)

中占一相當的地位。在基力發展的虐待的，肛門的時期之後，尚可有一個更原始的發展期，以口部的性覺區爲主要的部分。爲吸吮而吸吮的性的活動便隸屬於此期，那是你們可推想而知的；古時埃及人的藝術兒童入畫以手指放在嘴內，卽畫神聖的 Horus（按卽埃及之鷹頭神）也莫不然，其對於人性的了解不能不令人讚賞。Abraham 近來刊行一書，說這個原始的口部的性的感覺在後來的性生活中依舊留存。

我知道你們必將以爲這最後的關於性的組織的話，與其說是智識，毋寧稱爲胡說。我或者又已講得太詳細了；然而你們請暫忍耐着再說。你們剛所聽到的話到後來便更有用處。此時，你們要記得性生活——或基力的機能，假使用我們的名詞——不是一經發生卽有最後的方式，也不是遵循着其最初方式所有的徑路而擴大起來的，但經過了許多種各不相同的形相；總之，其所經過的變化很多，和毛蟲變爲蝴蝶所有的變化不相上下。這個發展的關鍵便在使一切關於性的部分本能受生殖區統治勢力的支配，而且同時又使性生活從事於生產的機能。在有這個變化之前，性生活好像是各個部分衝動的各自獨立的活動，而每一衝動都各求器官的快感（卽求快感於一

身體的器官之內。）這個無政府的狀態因有「生殖前」(pregenital) 的組織，尙略有統系，至於生殖前的主要的組織則爲虐待的肛門的時期，其前尙有口部的時期，這或許是最原始的了。此外尙有各種歷程，關於這種歷程，我們所知道的尙很有限，因爲有這些歷程，所以一種組織乃得進而爲較高一級的組織。基力發展所經過的這許多時期在神經病的了解上，究竟有何意義，讀了下文，便可知道。

今天我們尙可進述這個發展的另一面——那就是性的部分衝動和對。象。的關係；但是對於這部分，我們僅能作快速度的觀察，以便多留一些時間以研究其較爲後起的結果。性的本能所有部分的衝動，有些開頭便有一個對象，且復堅持不變：例如支配的衝動（虐待主義）及窺視慾。有些和身體的某一特殊的性覺區有關的，只在開頭依賴着那些屬於性以外的機能時，纔有一個對象，等到脫離了這些機能的時候，這個對象便被遺棄。譬如性本能的嘴的部分的第一個對象是母親的胸乳，因爲胸乳可以滿足嬰孩營養的需要。這性愛的成分，在爲營養而吸吮時原也可以滿足，但在爲吸吮而吸吮的動作裏，便可宣告獨立，放棄了體外的人的對象，而代以小孩自己身體的一

部分。於是嘴部的衝動乃成爲自淫的(*auto-erotic*)，和肛門及他種性覺區的衝動自始便爲自淫的正相類似。簡要地說，此後的發展計有兩個目的：（一）放棄了自淫主義，又復以體外的一個對象代替本身所有的對象；（二）將各個衝動所有不同的對象組合起來，造成一個單獨的對象。這自然是可以照辦的，假使這單獨的對象是完整的，也和本人相同有一身體；但也不易完成，假使自淫的衝動沒有若干部分被遺棄而不用。

對象的追求一事也頗複雜，尚未有人完全了解。爲我們的目的計，可著重下面這個事實：這個歷程在兒童期的潛伏期之前若已達到某一階段，則其所採取的對象，幾和其嘴部的快感衝動爲營養的原因而採取的第一個對象正相一致；徵實地說，就是母親，雖然不是母親的胸乳。因此，我們稱母親爲愛的第一個對象。我們之所謂愛係著重在性的衝動的精神方面，暫時不問，或暫時丟掉，其衝動的物質的或性的方面的要求。大約在以母親爲愛的對象的時候，兒童已開始受阻抑作用的影響，而不欲知其性的目標的某些部分。這個以母爲愛的對象的選擇名爲伊諦普斯的情意綜(*the Œdipuls complex*)在神經病的精神分析的解釋中已占一很重要的地位，可也許已成大

家之所以反對精神分析的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了。

歐戰時有一故事可附述於此。在波蘭國內的德國前線上，有一個信仰精神分析的醫生。他常對於病者有出人意外的影響，所以頗引起同事們的注意。有人問他以其故，他承認自己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復毫無遲疑地允許傳授其智識於同事。因此，軍營裏的醫生及其同事和上級官佐等每晚集合靜聽他演講精神分析。其初，一切都尙順利；但當他講到伊諦普斯的情意綜時，有一上級官佐站起來說他不能相信，講演者以此等事告訴爲國捐軀的勇士及爲人父者，未免行爲下流，因此，他遂禁止那些演講的進行。結果，這個分析家只得移駐於前線的另一部分。但是由我看來，假使德國軍隊的勝利便靠着這種科學的組織，那就不是一個好現象了，而且在這種組織之下，德國的科學也決沒有繁榮的可能呢。

這個駭人聽聞的伊諦普斯的情意綜究竟有何種涵義，你們現在怕急欲知道了。其實，見其名也便可以知其意；你們都知道希臘神話伊諦普斯王的故事。他命當弒其父而娶其母，但是他欲盡力之所能，不爲其命中所必爲之事，深自懺悔以致目失其明，於不知不覺間竟犯此二種大罪。So-

phocles 據此故事而著一悲劇，我相信你們必多已深受此劇的感動。據他的劇本，伊諦普斯犯此兩罪之後，因長時間的精巧的訊問，及新證據之不斷地發現，其事乃漸暴露；其訊問的經過和精神分析法略相類似。其母 Jocasta 既被誘惑而爲妻，在談話中頗不以持續訊問爲然；她說有許多人都夢偶其母，然而，夢是無關重要的。由我們看來，夢卻非常重要，尤其是許多人所有的代表夢；我們深信 Jocasta 所講的夢和神話中可怕的故事有至爲深切的關係。

Sophocles 的悲劇初未引起聽衆的怒罵，那是大可驚異的，但是他們發爲怒罵的反應，尙較那遲鈍的軍醫更有理由。因爲這究竟是一個不道德的戲劇，描寫出一種神力規定某人應犯某罪，雖有道德的本能以反抗犯罪的行爲，也都於事無濟，結果乃可使個人對於社會的法律不復負責。我們或許可以相信作者借這個神話的故事以表示其怨恨命運和神明的意思，在反對神明而善於批判的 Eurripidos 的手裏，或許確有這種怨恨之情，然而以敬虔篤信的 Sophocles 則決不至懷有此意；他以爲神們縱使預定我們應犯某罪，我們也須順從他們的意志，纔算是最高尙的道德；因爲有這種宗教的考慮，他遂解決了劇中的問題。我可不相信這就是此劇的品德之一，而且卽使

如此，也不足以減弱其劇本所生的影響；聽戲的人初不爲此深意所感動；他所反應的不在此，乃在於神話本身的隱義和內容。他們用自我的分析而發覺其內心也有此伊謫普斯的情意綜，知道神和預兆的意志就是他自己的潛意識的榮譽的化裝物；好像是他記得起自己有驅逐其父而婚娶其母的願望，而又不得不怕有此念。由他看來 Sophocles 的意思似若謂『你縱否認曾有此念，或你縱自稱曾怎樣地力抗這些惡念，結果都不免徒勞而無功。你可仍不能無罪；因爲你決不能打消這些惡念；牠們將仍留存於你的潛意識之內。』這確是心理學的眞理；一個人縱已阻抑其惡念而使入於潛意識之內，自以爲不復有這些惡念而深自喜慰，但是，仍不免覺有罪惡之感，雖然他看不出這個罪惡的基礎。

神經病者所常深自慚愧的罪惡之感，顯然以伊謫普斯的情意綜爲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此外，一九一三年我著一書，名圖騰與禁忌 (*Totem und Tabu*)，刊布一種關於最原始的宗教和道德的研究，那時我便懷疑着人類的整個罪惡之感，或許得自伊謫普斯的情意綜而爲宗教及道德的起因。關於這一層，我原想多說一點，但是最好暫以此爲止；這個問題既經提起之後，便不易輕輕放

下，我們須回頭來講個人心理學。

在兒童的潛伏期之前，選擇對象的時候，我們若對他們作直接的觀察，則他們的伊諦普斯情意綜究竟有何種表現呢？我們便不難看見小孩要獨佔其母而深恨其父；見父母擁抱則不安，見其父他去則滿心愉快。他常坦直地表示其情感，而允娶其母以爲妻；這似或不足和伊諦普斯之事互相比擬，但在事實上卻儘夠相比了；其中心的用意是二者所同的。有時這同一兒童也於其父表示好感，這原常可使我們迷惑不解；然而這種相反的——或兩極性的（*ambivalent*）——情感在成人或可引起衝突，但在小孩則可並存不悖，和其後來永遠存在於潛意識中的狀態正復相同。你們也許可以抗議，以爲小孩的行爲係受自我動機的支配，不足以爲伊諦普斯情意綜說的證據；而母親職在照料孩子所有一切的需要，所以爲孩子的幸福計，自不得以他事分心。這話固然很是；但即就這種或其他類似的情境而言，其自我的興趣只足予愛的衝動以相當的機會。當小孩子公然對於其母作性的窺探，或欲於夜間和母同睡，或堅欲在室內看母更衣，或竟表示出一種誘姦的行動——這是做母親的所常看見而笑述的——時，其對於她性愛的意味蓋不復可疑了。還有一層，我

們也不得輕輕放過就是母親照料其女孩子的需要初無異於其照料男孩，然而決不產生同樣的結果；父親對於男孩也常無微不至和其母同，但是也不能使孩子重視其父，而和其母相等。總而言之，無論如何批評，都不足打消這個情境所有性愛的成分。由兒童的自我利益的觀點看來，他若只許一個人，而不許兩個人照料，那豈不太愚妄嗎？

你們要知道我僅描寫了男孩和其父母的關係；翻過來就女孩子說，也復如此。女孩常迷戀其父，要推翻其母，取而代之，有時且倣效成年時的撒嬌，我們或只覺得她可愛，而忽略其由這種情境而可以產生的嚴重的結果。做父母的也大足使孩子引起伊諦普斯的情意綜，因為他們對於孩子的寵愛也作性別的選擇；例如父溺愛其女，而母則溺愛其子：然而這個溺愛也不足使嬰孩的伊諦普斯情意綜的自發性受重大的影響。到了有新孩子的時候，伊諦普斯的情意綜乃擴充而成一種家庭的情意綜。其自我的利益既因此而受妨礙，於是對於新孩子遂不免有一種厭惡之感，而有去之然後甘心的願望。大概地說，這些怨恨的情感比諸和父母的情意綜有關係的情感，更無所隱地流露出來。假使這種願望滿足，而新孩子果未幾時便死，那麼由後來的分析，可見此事在他看來，是

一重大的事實，惟不必留存於記憶中罷了。假使其母又復生一孩子，而使他初嘗隔離的滋味，那麼他於其母使很難寬恕；在成人中所可視爲痛恨的情感，此時在他的心內引起，而常爲永遠隔膜的基礎。至於性的窺探和其結果係和這些經驗常有關係，那是我們所已說過的。當這些新弟妹稍稍長大的時候，那孩子對於他們的態度便有一種至爲重要的變化。一個男孩子也許以其妹爲愛的對象而代替其不忠實的母親；假使有幾個哥哥爭奪一個小妹妹的愛，那麼敵恨的情感便可見於育兒室之內，而在後來的生活中占一重要的地位。當父親對於女孩不復有和前相同的柔情時，那女孩或也引其兄以爲代替；或且以小妹妹權作自己所願產自其父的小孩。

現在若對兒童作直接的觀察而討論其所明白記得的事，而不使受分析的影響，則上述種種也都顯而易見。在這些事件之外，你們尙可推想兒童在其兄弟姊妹的行列中的次序，對於其後來生活也很重要，凡作傳記的時候都不得不顧到這一成分。但尤其重要的是這些論點：隨手可得，你們讀後，若回想科學上解釋禁止親屬相姦的理論便不免啞然失笑了。爲欲解釋此事起見，各種方法全都用過了！據說，同一家庭的異性分子因爲從小時起同居已慣，所以彼此間不足引起性的誘

惑；或在生物中有反對純種繁殖的趨向，所以在心理上有親屬相姦的恐怖！殊不知道人們若確有自然的障礙以抵抗親屬相姦的誘惑，那麼法律和習慣便不必有嚴重懲戒的規定的必要了。其實不然。人類對於性的對象的選擇第一個常爲親屬，如母或姊妹，要阻止這個幼稚的傾向之見於事實，便不得不有最嚴厲的懲罰。就現仍生存的野蠻的和原始的民族而言，其親屬相姦的禁令比諸我們更加嚴格；Theodor Roik 近在他的大著中說野蠻人以青春期爲「再生」(robirth) 的代表，青春期所舉行的禮式，意卽謂那孩子已擺脫了對於母親的姦戀，而恢復了對於父親的情感。

由神話看來，也足見親屬相姦的事，人們雖深覺恐怖，可是不假思索地允許他們的神祇有此權利。讀了古代的歷史，你們便可知娶姊妹以爲妻，乃是帝王們的神聖的義務（例如埃及和祕魯的國王：）所以普通人便不能享有這種特權。

娶母弒父乃是伊謫普斯的兩種罪惡。人類的第一個社會宗教的制度就是圖騰制度，而圖騰制度便深以此二罪爲戒。現在請再由關於兒童之直接的觀察而討論關於神經病的成人之分析的研究。分析的結果對於伊謫普斯情意綜的知識究有何種貢獻呢？這個問題，我們立卽可以答覆。

情意綜由此而發現的和其由神話中發現的正相一致；這些神經病者沒有一個不是伊訥普斯，或者換句話說他們在反應這個情意綜時都成了 Hamlet。（按卽指莎翁 Hamlet 悲劇中的主角。）由分析而發現的伊訥普斯情意綜比諸嬰孩所有的更爲擴大而顯著，他們不復僅微有怨恨其父而欲死其父之意，而對於其母的情感也顯然以娶母爲妻爲目的。兒童期的情感豈確濃厚強烈而至於此嗎？或分析時於無意中引入一個新成分以自相欺騙嗎？其實這個新成分是不難求得的。無論何時，無論何人，若描寫過去的一件事，縱使他是一個歷史家，也不免於無意中使過去的時期混有現代和近時的色彩，因此，過去的事件遂不免失其眞相。就神經病者而言，以現在釋過去是否完全出於無意也畢竟可疑；我們將來還可以知道此事也有其動機，而這整個「逆溯往昔的幻想」(the retrogressivo phantasy-making) 問題，也不得不加以研究。我們還可以立卽知道對於父親的怨恨，因起原於他種關係的種種動機而變本加厲；對於母親的性愛的慾望也取得爲兒童所夢想不到的方式。然而我們若欲以「逆溯往昔的幻想」和後來所引起的動機，解釋整個的伊訥普斯的情意綜，那就不免徒勞而無功了。這個情意綜雖不無後來加入的成分，但是其幼穉時的

根基則仍復留存無恙，這是可證以直接觀察兒童而得的材料的。

因此，由分析伊諦普斯的情意綜而得到的臨床的事實在實際上甚爲重要。我們知道性的本能到了青春期乃初以全力求其滿足，而一再以親屬爲對象而發洩其基力。嬰孩對於對象的選擇好像是僅出於兒戲，然而青春期選擇對象的方向却卽由此而定。那時有一種很強烈的情感的流露以反應伊諦普斯的情意綜；但是因爲意識已知道嚴於防禦，所以這些情感乃不得不多逗留於意識之外。一個人從青春期起須力從事於擺脫父母的束縛；只是這種擺脫業經成就之後，他纔不復爲孩子，而成社會中的一個分子。這個工作的要點卽在於使性的慾望不復以其母爲目標，而另求外界一個實際的愛的對象；此外假使他仍敵視其父，那麽他須力求和解；假使他因反抗不成而一味順從，那麽他便須力求脫離他的控制。這是大家都須做的工作；然而有理想的成功的，或在心理上及社會上都有完滿的解決的，則寥寥無幾：這是一大可注意的事。至就神經病者而言，則這種擺脫完全失敗；做兒子的終身屈服於其父，而不能引導其基力以趨向於一個新的性的對象。翻過來就女孩子說也莫不然。由此說來，伊諦普斯的情意綜確可視爲神經病的主因。

你們當知道關於伊諦普斯的情意綜，尙有許多在實際上和學理上甚爲重要的事實，我僅能作一不完全的記載。關於其所可有的種種變式，將都略而不述了。關於其較非直接的結果，我想僅指出一個，可是這一結果對於文學的創作有一深刻的影響。Otto Rank 在他的一本很有價値的著作裏，曾說過各時代中的戲劇作家多取材於伊諦普斯及親屬相姦的情意綜和其變式。還有一層也可以附帶一說：就是，遠在精神分析的誕生以前，伊諦普斯的兩種罪惡已早爲人認爲不可制止的本能的眞表現。在百科學者 Diderot 的著作裏，有一著名的對話名爲 Le neveu de Rameau，由大詩家哥德譯成德文。下面的幾句話是要你們注意的：假使小孩子不受成人們的陶冶，保持其所有一切的弱點，而於孩提所有的一點理性之外，復加以三十歲成人所有的熱情，那便將不免扭其父的頸項，而和其母同睡了。

還有一事，不能不附帶一述。伊諦普斯的母和妻實可用以釋夢。你們不記得夢的分析的結果，那成夢的願望常有倒錯和親屬相姦的意味，或微露其對於親愛者的出於意外的仇恨嗎？這種惡念的起原那時尙未加以解釋。現在你總可以明白了。牠們都是基力的傾向，也卽基力在其對象上

的「投資」雖說是起原甚早，已爲意識生活所放棄，但入夜之後便仍復有活動的能力。因爲這種倒錯的，親屬相姦的，殺人的夢，不僅爲神經病者所特有，且都爲一般常人所同有，所以我們可以推想那些現在常態的人們，也必曾有過倒錯的現象和伊諦普斯的情意綜；所不同的，是由常態人的夢的分析所發現的情感，神經病者將牠們變本加厲而已。我們之所以要以夢的研究爲神經病症候的研究的引線，這也是原因之一。

第二十二講　神經病的原因　發展與退化的面面觀

基力的機能須經過多方面的發展，然後纔可爲常態的生產之用：這是前已講過的。現在我想指出這個事實在神經病的起原上的重要。

據普通病理學的原則，我們可以說這種發展有兩種危險：即停滯和退化（*inhibition* and *regression*）。換句話說，生物的歷程本有變異的趨勢，所以不必都由發生而成熟而消逝一期一期地經過；有些部分的機能，也許永遠停滯於初期之中，結果乃於普通的發展之外，還有幾種停滯的

發展。

我們尙可用其他方面的事實以爲這些歷程的比喻。設有一個民族要離開故鄉而求一新地（這是人類初期的歷史所常有的事，）則必不能全體到達新目的地。除了因其他原因而死亡者之外，這些移民總有一小部分停滯於中途，其餘則繼續前進。或者，請再取譬於近吧，你們都知道精液腺原本深深地位置於腹腔之內，動物若較爲高等，則其精液腺於胚胎的某一發展期中開始一種運動，結果便移植於尻骨盤端的皮膚之下。就有些雄性的動物而言，這一對器官或有一個停留於尻骨盤腔之內，或永遠阻滯於其所必經的鼠蹊管之內，或這個鼠蹊管在精液腺通過之後，本應閉塞而竟未閉塞。當我年輕做學生時，在 v. Brücke 的指導之下，開始作科學的探索，所要考察的對象是一個很古式的小魚的脊髓的背部神經根的起原。這些神經根的神經纖維由灰色體的後角內的大細胞發生出來，這個情形是不復見於其他脊椎動物之內的。但是，後來我卽發見整個後根的脊髓神經節上的灰色體外都有相類似的神經細胞，因此，我乃斷定這個神經節的細胞係由脊髓沿神經根上而運動。由進化的發展看來，尙可推知下面的一個事實：就是，這個小魚的神經

細胞在其經過的路線之上，也有許多半途停滯。不過這些比喻的缺點，只須加以更縝密的研究，便不難立即看出。因此，我們只好說各個性的衝動的單獨部分都可停滯於發展的初期之內，雖然其他部分可同時到達其目的地。可見每一衝動都可視為川流之一種，由生命的開始時起，便不斷地流着，而且這個流動可分為各個繼續向前的運動。你們以為這些概念尚須說明，那當然是對的，但是要加說明恐又不免離題太遠了。現在姑且將一部分的衝動在其較初期中的停滯叫做（衝動的）**執著**（a fixation）。

這種按期的發展還有第二種危險名為**退化**。那些已經向前進行的部分也易向後退回而止於初期的發展。一種衝動，其較為發展的機能，若遇有外界強有力的障礙，使牠不能達到滿足的目的，牠便只有向後轉的一個辦法。而**執著**和退化，我們還可以假定其互為因果；在發展的路上若愈多**執著**之點，則其機能也愈易為外界的障礙所征服而退止於那些**執著**點之上；換句話說，其已發展的機能，將愈不能抵禦發展路上所可有的困難。譬如一個遷移的民族，若有大多數人止於中途，則其最進取的各人也必易於退回，假使他們路遇勁敵或竟為敵所敗。還有一層，他們進行時止於

中途的人數愈多，則愈易有戰敗的危險。

你們若要懂得神經病，則須將執著和退化的這個關係牢記在心，然後纔可研究神經病的起因（或病源論）這個問題，我們不久就要加以討論了。

此時請暫以退化的問題爲限。關於基力的發展，你們已略有所聞，因此，你們可推知退化約有兩種：（一）退止於基力之第一種對象，這種對象之常爲親屬，那是我們所已知道的；（二）整個性的組織退止於其發展的初期。這兩種都見於「移情的神經病」(the transference neuroses)，且都占一重要的地位。而第一種的退化尤爲神經病者所常有的現象。假使愛己狂 (the narcissistic neuroses) 一類的神經病，此時也加以論列，那麼關於基力的退化，將更有許多話可說；但是這可不是我們的初意。這些病狀既可予我們以關於基力機能的他種發展歷程的結論，又可示我們以和這些歷程相當的新的退化的方式。但是我以爲此時尙不如請你們注意退化作用和阻抑作用的區別，而且明瞭這兩種作用的關係。你們當記得，一種心理的行動本可成爲意識的（這就是說，牠本屬於前意識的系統，）但被抑爲潛意識而降落於潛意識的系統；這種歷程叫做阻抑。又

如潛意識的心理行動，在識閾的門口，爲檢舉作用所排拒，因此乃不得闖入前意識的系統，這種歷程，我們也稱之爲阻抑。所以，阻抑這個概念不必和性發生關係；這一層你們須特別注意。阻抑作用純是一種心理的歷程，或竟可視爲有位置性的歷程，所謂位置性者，蓋指其有關於我們所假定的心靈內的空間的關係；或者假使這些簡陋的概念，不足以爲成立學說之助，那麼我們便可以說，係指其有關於幾種精神系統裏的一種心理機械的構造。

由剛纔說過的比喻說來，可見我們前所用的是阻抑一詞的狹義，而非其廣義。假使我們採用其廣義，以指由高級的發展階段降而爲低級的發展階段的歷程，那麼阻抑作用將隸屬於退化作用之下了；因爲阻抑作用也可視爲一種心理行動發展中所有回復於較早或較低階段的現象。只是就阻抑作用而言，其退回的方向是無關重要的，因爲一個心理歷程，在離開潛意識的低級階段之前，若停滯而不發展，我們也可稱之爲動的阻抑作用。所以，阻抑作用是一種位置的動力的概念，至於退化作用則純爲一種敘述的概念。但是，我們前曾和執著作用並舉而討論的退化作用，乃專指基力退止於發展的停頓之處的一種現象，那就是說，其性質實大異於或全無關於阻抑作用。我

們可不能稱基力的退化作用爲一種純粹心理的歷程，也不知道這退化作用在精神機械中的地位，究在何處；因爲退化作用雖對於精神生活有很強大的影響，但其機體的成分仍最爲顯著。

這種討論每易使人有乾燥無味之感；因此，我們可以舉臨床的實例以求有一種較明確的印象。你們知道移情的神經病，有協識脫離症和迫脅狂兩種。就協識脫離症而言，其基力固常回頭而以親屬爲性的對象，然而很少，或竟沒有退止於性的組織的較早的階段。因此，協識脫離症的構造以阻抑作用占一重要的地位。假使我可用推想以補充這種神經病所已有的知識，則或可描述其情境如下：部分的衝動，在生殖區的統治之下，業已團結起來，然而這種團結的結果，却遇有來自和意識相關聯的前意識系統的抗力。所以，生殖的組織可應用於潛意識，而不能應用於前意識，而前意識排拒生殖組織的結果，乃足造成一種類似於生殖區占優勢前的狀態。然而在實際上却又不同。就這兩種基力的退化作用而言，其止於性組織的前一階段的一種，則更可使人驚異。因爲這一種退化作用不見於協識脫離症，而我們所有關於神經病的整個的概念又過分地受協識脫離症的研究的影響，所以我們承認基力退化的重要，遠在阻抑作用之後。將來若於協識脫離症和迫脅

狂之外，加以他種神經病（如愛己狂）的討論，我們的觀點或將有進一層的擴充和修改。

至就迫脅狂而言，則其基力之回復於從前虐待的肛門的一個階段實爲一最明顯的成分，且決定了症候所應有的方式。於是愛的衝動乃化裝而爲虐待的衝動。「我要謀殺你」的那個強迫的思想（若離開了附加的，而不可省略的成分）意卽「我要享受你的愛了。」你們若再一想這個衝動既復取原來的對象，於是只有最親近而最親愛的人兒纔足引起這個衝動，你們便可知病者因這些強迫觀念而引起的究爲何種恐怖，而這些觀念又如何非他的意識所能解釋了。然而阻抑作用在這種神經病的構成中也不無相當的地位，而且要說明這個地位尤非刹那間的觀察所能爲力。基力的退化作用，倘沒有阻抑作用，則必不能引起神經病，但僅足產生一種倒錯的現象。由此，你們將可知阻抑作用乃是神經病的最重要的特徵。但是我或可有一機會將關於倒錯現象如何構成的知識對你們一說，那時你們便可知這些現象也沒有像我們在學理上所揣想的那麼簡單了。

假使你們將這個關於執著作用及退化作用的說明視爲神經病的原因的初步的研究，你們

對於這個說明或立卽可以接受。關於這個問題，我所已給你們的，只是這片段的知識：就是，人們若沒有滿足其基力的可能，便易患神經病——所以我們說人們受此「剝奪」卽病——而且他們的症候就是缺乏了的滿足的代替。這原不是說任何種基力滿足的剝奪都可使人們患神經病，但只是說就一切已被研究的神經病而言，其剝奪的成分都可爲衆目所共見。因此，這句話不能翻過來說。想來你們應知道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欲以宣示神經病的成因的整個的祕密，但只用以申明一個重要而不可缺的條件而已。

現在若要將這個命題作進一層的討論，我們可不知道究竟應從剝奪的性質說起，或從受剝奪者的特殊的品格說起。剝奪本非絕對可以致病；若要致病，則被剝奪而去的或須恰爲其人所渴望而可能的唯一的滿足的方式。大概地說，人們可以有許多方法好忍耐着基力滿足的缺乏而不至於患病。我們還知道有許多人能自制其慾而無害；他們那時或不能愉快地過日子，或見擾於不滿足的期望，然而決不因此而病。所以，我們須斷定性的衝動異常地富於彈性，假使我們可以用彈性這個名詞。這一衝動可進來代替他一衝動，假使這一衝動在實際上不能滿足，那麽他一衝動的

滿足常足補償其缺乏。牠們彼此的關係無異於一組裝滿液體的水管，互相連接而成一網形，雖然牠們都受生殖慾的控制，（這一受控制的條件便不易爲作一個比喻了。）而且性的部分本能和包有這些本能的統一的性衝動都能變易或交換其對象——換句話說，即都能用以交換一種容易求得的對象；這種互相交換而接受代替物的能力當然可使剝奪的結果受一種強有力的相反的影響。這些防止疾病的歷程，有一種在文化的發展上占一特殊重要的地位。因爲有這個歷程，所以性的衝動乃能放棄其從前部分衝動的滿足或生殖的滿足的目的，而採取一種新的目的——這個新目的雖在發生上和第一個目的互相關聯，但不復可視爲性的，須稱爲有社會性的纔行。這個歷程，叫做昇華作用（sublimation），因爲有這個作用，我們纔能將社會性的目的提高在性的（或絕對利己的）目的之上。所以，昇華作用只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可用以明示性的衝動和其他不屬於性的衝動的關係。關於這一層，等將來再講。

你們將以爲忍受性的不滿足既有此許多方法，那麼性滿足的剝奪遂成一不足重輕的因子了。但這可不然，其致病的能力仍保存而未失。處理性的不滿足的方法雖頗不少，但常感不敷應用。

一般人所能承受基力不滿足的程度究竟是有限制的。基力的彈性和自由變化性，不是我們大家所能充分保存的；姑慢說許多人所有昇華的能力都微乎其微，即有昇華作用也僅能發洩一部分的基力。這些限制之中，關於基力的變化性的限制顯然是尤其重要，因爲一個人所可求得的目的和對象，數極有限。你們要記得基力不完滿的發展，可使牠執著於較早期的性的組織及對象（大都是實際上所不能滿足的）的選擇，這些執著的範圍既大（有時其爲數也不少）可知基力的執著是第二個有力的成分和性的不滿足相合而成神經病的起因。我們對於這一層，可總括其意如下：就神經病的起因而言，基力的執著代表內心的成因，而性的剝奪則代表體外的偶因。

我想借這個機會勸告你們不要作無謂的爭辯。人們在科學的問題上，常取眞理的一面，以爲整個的眞理，然後爲眞理的這一原素起見，遂懷疑眞理的其他部分。精神分析的運動有幾部分已如此的橫遭離析了；有一班人只承認自我的衝動而否認性的衝動；還有些人則僅看見生活上實在事業的影響，而忽視了個體已往的生活，諸如此類，不必盡述。此外還有一個未決的問題：就是神經病究竟起因於內呢，或起因於外呢？——換句話說，神經病究竟是身體構造所應有的結果呢，或

究係其人生活所有「傷痕」(traumatic)的經驗的產物呢？範圍狹一點說，神經病究竟起因於基力的執著和性的構造呢，或起因於性的剝奪的壓力呢？這個疑問的可笑似正和下面的一個疑問同其程度：就是，小孩子產生於其父的生殖的動作呢，或竟產生於其母的懷孕呢？你們或許以爲這兩個條件都不可缺。神經病的條件與此縱不相同，也甚相類似。由原因的觀點看來，神經病可造成連續不斷的一組，在這組內，其兩個因子——卽性的構造和經驗的事件，或者你們若願意，就說牠們是基力的執著和性的剝奪吧——若有一較占重要，則其他卽照比例而退隱。在此組的一端，我們可舉出極端的例子，如下．這些人因爲基力的發展和常人大相歧異，所以無論其有何種遭遇或何種經驗，無論其生活如何適意，結果總不免於臥病。在此組的另一端，則可有另一種極端的例子——生命若不使他們有這種擔負，他們將必不至於臥病。介於此二者之中的例子，則傾向的因子（卽性的構造）和生命的有害的經驗互相混合而互成一反比例。假使他們沒有某些經驗，則其性的構造本不足以產生神經病；假使他們的基力有不同的構造，則生活的變化也不足使他們致病。在此組內，我或可側重性的構造的因子，但是這便看你們究在那裏爲神經病的性質畫

一界線而定。

這裏我可要你們知道這一組可定名為補充系(complemental series)，還要先告訴你們在其他方面也可有這種補充系。

基力往往固著於特殊的出路和特殊的對象而不變，這就叫做基力的「固着性」(the *adhesiveness* of the libido)。這固着性似乎是一個獨立的因子，隨各人而不同，其決定的條件尚未為我們所盡知，但其為神經病的要因，那是不復可疑了。同時，其相互間的關係也至為密切。常態人在許多種的條件之下，其基力也可有相類似的固着性，(至其原因如何則尚未可知。)在精神分析的誕生之前，也有人(例如 Binet) 知道這些人的回憶，常足想起其幼年時所有變態的本能的傾向或對象的選擇的印象，其後基力遂附著於此，終身不能擺脫。這種印象對於基力為什麼能有這種高度的吸引力，那是常難解釋的。我想舉自己親身所觀察過的一個人為例。此人對於女人的生殖器及其他一切誘惑現在都漠然無所動，但只有某種樣式的穿了鞋子的脚，可使他引起不能制遏的性慾；他還記得六歲時的一個事件，遂使他的基力有此執著。那時，他方坐在保姆旁的凳

上，保姆教授他讀英文。她原是一個平常年老的婦人，眼藍而濕，鼻塌而仰，這一天她因脚受傷，穿一呢絨的拖鞋，伸足而安放在軟墊之上而腿則很合式地藏而不見。其後，到青春期內，他既偸偸地嘗試常態的性的活動之後，他的性的對象乃只有類於保姆所有的瘦削而有力的脚；假使還有他種特點使他記得起那英國的保姆，他便更深受誘惑。然而這個基力的執著不足使他成神經病，只是使他變成倒錯，他乃爲一個脚的崇拜者 (a foot-fotichist)。由此，你們可知道基力的過分的，未成熟的執著，雖說是神經病的不可缺的先件，其影響之所及，雖遠超過於神經病的範圍之外；然而單有這個條件也不必致病，和前所說性的剝奪正復相同。

因此，神經病起原的問題似更較複雜了。其實，由精神分析的研究，我們已見有一個新因子，這個因子在原因中尚未加以論列，只是忽因患神經病而失其健康的人們最易顯示牠的存在。這些人常表示出來慾望相反或精神衝突的症候。其人格的一部分擁護某些慾望，他部分則表示反抗。凡屬神經病都必定有這麼的一個衝突。這也似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你們知道我們大家的精神生活都常有待解決的衝突。所以在這種衝突能夠引致疾病之前，似必先有些特殊的條件；現在可以

追問這些條件究竟是什麼?心靈中究竟有那一種力參加這些致病的衝突?而衝突之和他種因子,又有什麼關係?

我希望能予這些問題以差滿人意的答案,雖然總括約略或所不免。衝突係由性的剝奪而起,因為基力既不滿足,乃不得不求他種出路和對象。然而這些出路和對象可使人格的一部分引起反感,因此,形格勢禁,新滿足遂不可能。這便是症候形成的出發點,後再當加以論列。性的慾望既被禁阻,乃取一種迂迴的進行之路,雖然要打破這個禁阻尚須經過種種化裝的標式。所謂迂迴的路便係指症候形成而言;症候就是因性的剝奪而起的新的或代替的滿足。

精神衝突的涵義尚另可規定如下:外的剝奪須輔以內的剝奪,纔可成病。假使二者果相輔而行了,那麼外的剝奪和內的剝奪將必和不同的出路及不同的對象互相關聯;外的剝奪取消了滿足的第一種的可能,而內的剝奪又取消了另一種的可能,這第二種的可能遂成為精神衝突的爭點。我所以要如此陳述,也有一種用意;其用意就是內的障礙在人類發展的初期中係由現實的外的障礙而引起的。

然而禁制性慾所需要的力或致病的衝突中的另一黨團，究竟來自那裏呢？廣義地說，我們可以說牠們就是不屬於性的本能，可總括於自我本能 (*ego-instincts*) 的一個名詞之下。關於移情的神經病的分析，初不足使我們對於這些本能有作進一層研究的充分的機會；充其量，也不過看病者反抗分析而略知這些本能的性質。所以，致病的衝突就是自我本能和性本能的衝突。不同的性的衝動之間似也有一種衝突；然而參加衝突的那兩種性的衝動之間，將常有一種為自我所贊許，有一種為自我所反抗，所以我們仍可以稱之為自我和性的衝突。

當精神分析以心理歷程為性本能的表示之後，學者都再三憤怒地抗議，以為精神生活中除了性的本能和興趣之外，決還有他種本能和興趣，又以為我們不能將一切事件都溯源於性；諸如此類的辨難，實屬述不勝述。和主張反對論者表示同意，那也是一種眞正的快樂。精神分析固未嘗忘記了不屬於性的本能的存在；牠便成立於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嚴格的區別之上；人家無論如何地反對，可是牠所堅持的初非神經病起原於性之說，但為神經病起原於自我和性的衝突之一事實。牠雖研究性本能在疾病和普通生活上所占的地位，但決沒有否認自我本能的存在或重要

的意思。所不同的，就是精神分析以研究性本能爲其第一重要的工作，因爲這些本能在移情的神經病中最易研究，而且因爲精神分析須研究人家所忽略的事件。

因此，我們便不能說精神分析全不管人格所有不屬於性的部分了。由自我和性的區別看來，已足顯見自我本能所有重要的發展，不能不有賴於基力的發展，而其對於基力的發展也不無相當的影響。我們對於自我發展的了解，實遠不及基力發展的充分，因爲我們只有關於愛己狂的研究，纔略有了解自我構造的希望。但是 Ferenczi（參閱其所著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第八章，頁一八一，E. Jones 翻譯之英文本）也曾力圖在學理上測定自我發展的幾個階段；我們至少可以有兩點，好用以爲進一層研究這個發展的穩定的基礎。我們決不以爲一個人的基力的興趣，從頭便和自我保存的興趣互相衝突；其實自我在每一階段上都不得不力求和性組織的相當的階段互相調和而求其適應。基力發展的各期的持續或許有一個規定的程序；但是這個程序也可受自我發展的影響。我們還可以假定這兩種發展（卽自我和基力的發展）的各期之間有一種平行或相關的現象；這種相關一經破壞，便可爲起病的因子。尤其重要的是下面的

這個問題：基力若在其發展中執著於較早的一個階段，則自我當將取如何的態度？也許牠容許這種執著，因此乃造成倒錯的或幼稚的現象；但是也許不願其基力有此執著，其結果則基力若有一種執著，則自我必有一種阻抑的行動。

因此，我們乃可下一結論，以為神經病的第三個因子，即衝突的感受性 (the susceptibility to conflict) 和自我發展的關係正等於其與基力發展的關係；於是我們對於神經病起因的見解遂可擴大其範圍。第一，性的剝奪的最普通的條件，第二，基力的執著（強使之入特殊的孔道，）第三，自我的發展既拒斥了那基力的特殊的激動，於是乃產生衝突的感受性。因此，這個事實尚不若你們所揣想的那麼祕奧而難解。然而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也還未能完成；因為還有許多新事實尚待加入，還有一些已知的事件尚待作進一層的分析。

為欲說明自我發展對於衝突的趨勢及神經病的產生的影響起見，我可要舉一個例如下，這個例雖全出想像，但未必即無其事。至其名稱則可用 Nestroy 的滑稽劇的名稱，樓上和樓下 (*On the Ground-floor and in the Mansion*)。假設有一傭工住在樓下，富有的主人住在樓上。

他們都有孩子，我們可假定那主人允許他的小女孩和傭工的小女孩自由玩耍而不加以監視。她們的遊戲很易變爲「頑皮的，」而有性的意味；或許她們一裝爲父，一裝爲母，互相窺視其大小便或更衣的動作，而互相刺激其生殖的器官。傭工的女兒也許是誘惑者，因爲她雖僅五六歲，但關於性的事件已頗有所知。這些遊戲的動作，雖爲時甚暫，但足使這兩個孩子引起性的激動，而於遊戲停止之後，乃有若干年手淫的行動。她們的經過雖同，但其結果則彼此大異。傭工的女兒或將持續其手淫的行動，直至於開始行經的時候而止，那時停止手淫當無困難；幾年之後，得一情人，或許生一個孩子；在生活上，東尋出路，西尋出路，也許成一著名的女戲子，而以貴族夫人終其餘生。也許她的一生沒有這麼顯赫的成功，然無論如何，決不因未成熟的性活動而受其害，她不但沒有神經病，且兼能舒服過活。至於那主人的女兒則大異於此。她即爲孩子時，便已有罪惡之感；不多時後，她即竭力擺脫了手淫的滿足，但胸中則仍不無悶悶之感。及年稍長大，而略知性交時，乃不禁駭避，而不欲有所知。也許她復覺有不可遏制的手淫的衝動，不過這個衝動，她可不願舉以告他人。當年將可爲人婦時，神經病乃一旦暴發，而使她反對結婚和生命的享樂。假使我們可由分析而了解此神經

病的經過，便可見此受良好教育的，聰明的，理想的女子曾完全阻抑其性的慾望；然而這些慾望可無意識地附著於她在幼時和遊伴所共有的若干卑劣的經驗之上。

這兩個女子雖有相同的經驗，但有不同的結局，其所以然者，蓋因甲女的自我有一種爲乙女所沒有的發展。就傭工的女兒而言，性的活動無論其在幼時或年長時，都似若自然而無害。主人的女兒既受良好的教育，乃採取其教育所應有的標準。她的自我受如此刺激之後，乃造成一種女人的純潔寡慾的理想，而和性的動作不能並存；而她的理智的訓練又使她輕視其所應盡的女性的義務。她的自我所有這種較高尚的道德的和理智的發展，遂使她和性的要求互相衝突。

關於基力的發展尚另有一方面，我想在今天加以探究，不僅因由此可得到許多新知，且復因由此可使我們所定自我本能和性本能的嚴格而不易了解的界限，有一相當的基礎。現在若討論自我和基力的發展，便不得不將前所疏忽的方面加以注意。老實說，二者都由於遺傳，都是全人類在遠古及史前所有的進化的縮影。就基力的發展而言，這個系統史的起原，我想是顯而易見的。試想有些動物的生殖器和嘴有很密切的關係，有些動物的生殖器和排泄器不分界限，有些動物的

生殖器則爲其運動器官的一部分；W. Bölsche 的大著描寫這些事實頗饒興趣，可供參考。動物因其性組織的形式而有種種倒錯的現象。至於人，則這個系統史的方面不復顯而易見，蓋因基本上屬於遺傳的性質都復須由個體習得，而這也許是因爲原來引致這種習得的條件，現在仍復存在而使各個體受其影響。我以爲牠們原來本產生一個新反應，現在則引起一個傾向。除此之外，每一個體所有指定的發展的途徑，也必因受外界的印象而爲所變動。但是使人類不得不有這種發展而現在仍復有此勢力的因子，那是我們所知道的；這個因子蓋卽爲實在界所要求的剝奪作用；或者假使我們要給牠一個眞名，那便可稱爲需要，或生存的競爭。需要乃是一個嚴厲的女導師，教我們作許多事。我們如不幸受重大的惡影響，結果便成神經病者；無論何種教育都不免有此危險。這個以生存競爭爲進化的動力的學說不必卽減削「內的進化的趨勢」(inner evolutionary tendencies) 的重要，假使這種趨勢是存在的。

性本能和自我保存的本能遇到實在生活的需要，可不能有相類似的行爲，那是很可注意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和一切隸屬自我的本能，都較易控制，較易受需要的支配，而使其發展適應「實

在」的旨意。這是可以了解的，因爲牠們若不服從「實在」的旨意，便不能求得其所欲得的對象，而且個體若沒有這些對象，便終不免於死亡。至於性的本能則較難控制；因爲牠們自始便不感覺到對象的缺乏。牠們旣好像是寄生地附麗於他種生理的機能，同時又可在本身上求其滿足，所以牠們初本不受「實在」需要的教育的影響；就多數人而言，其性本能都終身保留這種執著性，或無理性，而不受外界的影響。而且一個青年的受教育的可能性，大概當性慾勃興的時期，即已消失。教育家對於這一層，都知道如何應付；但是也許他們肯受精神分析的結果的影響，而將其教育的重心移置於吸乳期起的幼年。小孩子常在四五歲時即已爲一完成的生物，只是到後來逐漸顯現其所稟賦的才能而已。

我們若要充分了解兩組本能的涵義，便不得不稍稍離開主題，而將那些所可視爲**經濟的**方面也包括在內；這裏可便是精神分析的一個最重要的，而最不易明白的部分。我們或可提出下面的一個問題：心理器械的工作，是否有主要的目的？我們的答案以爲其目的在於求樂。我們整個的心理活動似志在**求取快樂**而**避免苦痛**，且自動的受**唯樂原則**(the *pleasure-principle*)的調節。

我們所最願知道的就是何種條件引起快樂而何種條件召致痛苦，但這種知識則甚欠缺。我們可只能揣想着說，心理機械內的刺激量的減少降低或消滅，便足以引起快樂；而其刺激量的增高便足以召致痛苦。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假使我們將人類所可能的最強烈的快樂即性交的快樂，加以討論。因爲這種快樂的歷程，繫於心理激動及能力的分量的分配，所以我們稱這種討論爲經濟的。我們似尙可於側重快樂的追求之外，用其他較普通的文字描寫心理器械的動作。那時，我們便可說心理器械係用以控制或發洩附加於其上的刺激量或純力量。性本能顯然自發展之始至發展之終，都以追求滿足爲目的；這個機能牠可永遠保存而不變。自我本能原初也復如此；但因受需要的影響，立即知以他種原則代替唯樂原則。牠們既以避免痛苦的工作和追求快樂的工作等其重要；於是自我乃知道有時不得不舍棄直接的滿足，不得不延緩其滿足的享受，不得不忍耐些許痛苦，且不得不放棄某種快樂的淵源。自我受了這種訓練之後，乃成爲「合理的，」不復受唯樂原則的控制，而順從唯實原則 (the reality-principle)。這個唯實原則本也志在追求快樂——不過其所求而得的爲一種延緩的，縮小的快樂，和實在相適應，所以不易消失。

由唯樂原則過渡而入於唯實原則，乃是自我發展中的一個最重要的進步。我們已知道性本能跟著老不願意地經過這個階段；不久還可以知道人的性生活的滿足之僅於外界的實在上有微弱的基礎，將可使他有何種結果。現在在結論中尚可提出有關於本問題的一句話。假使人類的自我有和基力相類似的進化，那麼你們便聽說自我也有所謂退化作用，而不至於驚異，而且還願意知道自我回復於發展的初期在神經病中究竟能占何種地位。

第二十三講　症候形成的過程

由一般人的眼光看來，症候是病的要質，治療意即症候的除滅。在醫學裏，症候和病有嚴加區別的必要，而症候的消滅，也非即等於病的治療。但是症候消滅之後，造成新症候的能力就是其病所有唯一的可以捉摸的成分。因此，我們現在可採取一般人的觀點，以爲我們若知道症候的基礎，便無異於了解其病的性質。

症候——這裏所討論的自然是精神的（或緣起於心理的）症候及精神病——是有害於，

或至少是無益於整個生命的種種活動；病者常感覺其可厭而深以爲苦。牠們所加害於病者的，要在於精神能力的消耗，而且病者要抵抗症候，又不能不消耗許多能力。症候的範圍如很擴大，則病者用兩方面努力的結果，其所有精神的能力大爲減削，致不能處理其生活上重要的工作。大概地說，這個結果便跟着因此而消耗的能力的分量而定，所以你們可知「病」在本質上是一個實用的概念。但是假使你們用學理的眼光來看，而不問這個程度大小的問題，那就可以說我們都不免有神經病，因爲症候形成所需要的條件都爲常態人所同具。

就神經病的症候而言，我們已知道牠們是衝突的結果，而衝突之所以起，則適在病者追求基力的新滿足的時候。這兩種互相抗拒的能力乃復會合於症候之中，同時卻因有症候，而收獲互相調解之效。症候之所以有如此抵抗的能力，也便由於此；至其得以維持而不滅則有賴於兩力的相抗。我們還知道這兩個互相衝突的成分，有一種是不滿足的基力，這個基力既爲「實在」所阻遏，乃不得不另求滿足的出路。假使「實在」是絲毫不苟的，那麼縱使基力要採用另一對象以代替那力所不及的對象，結果也不得不退回，而求滿足於一種前曾經過了的組織或一個前已遺棄了

的對象。基力於是乃退止於其前所執著之處。

倒錯的過程和神經病的過程顯有區別。假使這些退化作用不引起自我方面的制止，結果便沒有神經病的形成；基力仍可得有實在的，雖不是常態的，滿足。然而自我不僅控制意識，且兼統御運動的傾向和心理衝動的實踐，假使牠不贊許這些退化，結果便不免發生衝突。基力既橫被阻遏，便不得不另求發洩能力的出路，而順從唯樂原則的要求；總而言之，牠須逃避了自我。而其發展路上的執著點——這些執著點，自我曾借阻抑作用以求倖免——則可供此逃避之用。基力既退回而停止於這些被抑的「位置」之上，乃得擺脫自我及自我律的支配；但也幷遺棄了前所得於自我的指導下的訓練。假使眼前便有滿足，那麼基力便易於控制；假使受外的剝奪及內的剝奪雙重的壓迫，牠便倔強難御，而迷戀着已往的幸福的日子。這便是牠的主要的，不變的性質。此時基力所依附的觀念係屬於潛意識的系統，因也有此系統所特有的歷程——即凝結作用和移置作用。因此，其條件乃酷類於夢的形成時所有的條件。基力在潛意識中所依附的觀念（即所謂「基力的代表」—"libido-represontatives"）不得不和前意識的自我互相爭衡，正好像隱夢當牠初以

相當的思想，形成於潛意識中，以滿足潛意識的幻想的願望時，卽有一種（前）意識的活動加以檢察，只許牠在顯夢內造成一種和解的方式。自我旣如此抗拒基力，於是基力乃不得不採用一種特殊的表示式，好使兩方面的抗力都有相當的發洩。因此，症候乃得形成，而爲潛意識的基力的願望的多重化裝的滿足，也便是兩種全相反抗的意義的混合的表示。只是就最後的二點而言，夢的形成和症候的形成不同；成夢時所有前意識的目的，僅在於保全睡眠，不許侵擾睡眠的刺激衝入意識；可是牠對於潛意識的願望的衝動決不取嚴厲禁止的態度。其所以較爲緩和者，蓋因人旣睡眠，其危險性當較小；睡眠的條件，卽足使願望不能見於事實。

你們要知道基力在衝突時，其所以仍得脫逃者，就因有執著點的存在。基力旣退止於這些執著點之上，於是阻抑作用遂爲牠所欺，而基力若仍保持其化裝的樣式，便可獲得一種發洩——或滿足。牠旣以這種迴環曲折的方法，通過潛意識而止於過去的執著點，所以終能得一種「實在」的滿足，雖然這種滿足極有限制，幾不可辨。關於這一層，尚有兩點要你們注意。第一，你們要注意一方面基力和潛意識，他方面自我，意識，和實在，究竟有如何密切的關係，雖然這種關係，原初本不存

在；第二，關於這個問題，凡我所已講過及將來還要講的，都僅就協識脫離症而言。

基力究竟在那裏求其所需要的執著點以衝破阻抑作用呢？那便在於嬰兒時的性的活動和經驗，及已被遺棄的兒童期內的部分傾向和對象。基力便在這些上面求其發洩。兒童期的意義是雙重的；第一，天賦的本能傾向那時纔初次呈現；第二，他種本能因經驗着外界的影響及偶然的事件，纔初次引起活動。由我看來，這雙重的區分是很有理由的。我們原不否認內心傾向可以表示於外；然而由分析的觀察的結果，乃不得不假定兒童期內偶然的經驗能引致基力的執著。在這點上，我可看不出有何種學理的困難。天賦的傾向當然是前代祖先的經驗的遺產；是某一時期中所習得的；假使沒有這種習得性，那便沒有所謂遺傳了。習得的品性，本可傳遞於後代，何以一到後代而忽然消失呢？但是我們也不得爲祖先的經驗，及成人生活的經驗而完全輕忽了兒童經驗的重要；其實兒童的經驗更有重視的必要。因爲牠們發生於尚未完全發展的時候，所以更易產生重大的結果；并更易爲致病的原因。由 Roux 們對於發展機械的研究看來，已足見一針刺入一個正在分裂的胚胎的細胞團，便可使發展受重大的擾害；反之，幼蟲或成長的動物若受同樣的刺害，則可

完全無恙。

成人基力的執著前已指爲神經病的體質的成因，現在可再分爲兩種成分：卽天賦的傾向和兒童期內習得的傾向。因爲學生們都歡喜表格式的記載，所以這些關係，可約述如下：

神經病的原因＝基力執著後所產生的傾向＋偶然的（傷痕的）經驗

基力執著後所產生的傾向＝兒童期的經驗＋性的組織（祖先的經驗）

遺傳的性的構造，其所特別側重的，有時爲這種部分衝動，有時爲那種部分衝動，有時只有一種，有時則混有數種，因此，給我們以許多不同的傾向。性的組織和兒童的經驗合而成另一種的「補充系」(complemental series)，和前所述的成自成人的傾向和偶然的經驗的，至爲相似。

至每一系中，都有相似的極端的例子，而各成分間也有相類似的程度和關係。此時或許可以問這兩種基力退化中的較顯著的一種（即指回復於較早期的性的組織而言）是否爲遺傳的構造的成分所控制；但是這個問題的答案最好暫時擱起，待更討論了多種神經病之後再說。

現在可專注意於這個事實：由分析的研究可見神經病者的基力附著於其爲兒童時所有性的經驗。由此看來，這些經驗在成人的生活和疾病中占一很重要的地位；即就分析的治療工作而言，也莫不如此。但是由另一觀點看來，我們便不難知道這一層也難免有被誤會之虞，因爲誤會，我們或許要純由神經病情境的觀點觀察生命。假使我們一思及基力在離開新地位之後，可復返於嬰兒的經驗，則嬰兒經驗的重要究竟可因而減弱。而且由此或可得一相反的結論，以爲基力的經驗在發生時本不重要，其所以變爲重要者只因後來的退化作用所致。你們要記得我們從前講伊諦普斯的情意綜時，曾討論類似於此的一個問題。

要解決這一點也復不難。這句話固然是精確的：退化作用大足兒使童的經驗增加基力——因此且增加其致病力；但僅以此爲要點，也可以引起誤會。他種觀點也得加以論列。第一，由觀察的

結果，可深信幼時的經驗有其特殊的重要，這個重要在兒童期中已可顯見。其實，兒童也可有神經病；病就兒童的神經病而言，在時間上倒置的成分或須減少，或竟完全不存，因爲神經病的發生緊跟著傷痕的經驗之後。研究嬰兒的神經病，可使我們沒有誤解成人的神經病之虞，正好像兒童的夢可使我們用以了解成人的夢。兒童的神經病至爲普通，遠較我們平常所推想的爲甚。我們對此常甚輕忽，視爲惡行爲或頑皮的表示，於育嬰院中常用威權壓服；然而在回想中，這種神經病常易辨認。牠們所表示的方式常爲焦急的協識脫離症；至其意義如何，入後當可明曉。當神經病發生於年紀較大的時候，我們由分析的結果常足見其病爲幼時神經病的直接的遺物，只是幼時的神經病的方式隱微難見或粗具雛型而已；但是前已講過，就有些實例而言，兒童的神經過敏性也可終身持續不稍間斷。就少數的例而言，我們固然可分析一個兒童於神經病的狀況之下；但我們常不得不就成年得病的人，而推想兒童所可有的神經病，只是在推想時須特別愼重，始可免於錯誤。

第二，假使兒童期沒有什麼可以使基力受其吸引，那麼基力爲什麼常退止於兒童期呢？這一層便未免難於索解了。發展的某些階段上的執著點，只當我們假定其附有某種容量的基力時，纔

可有相當的意義。最後，我還可以說，嬰兒的和後來的經驗的強度及其在病原上的重要之間有一種互相補助的關係，和前所曾研究的其他兩組現象間的關係至相類似。有些例子，其病之起因全在兒童期內之性的經驗；這些印象只須有一般的性的組織及其成熟的發展以爲補助，便足以引致疾病。另有些例子，其病之起因全在後來的衝突，而分析之所以側重兒童期的印象者似僅爲退化作用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有兩種極端的例子，——即「停滯的發展」(inhibited development）和「退化作用」(regression)——而於二者之間則有各種程度不同的混合。

有些人以爲教育若及時干涉兒童之性的發展，便可防止神經病；上述各事在這些人看來，當饒有興趣。老實說，一個人若僅注意嬰兒之性的經驗，或將以爲性的發展若被延緩，兒童若不爲這種經驗所搖惑，則對於神經病的預防可算能事已盡了。但是我們知道召致神經病的條件遠較此爲複雜，而且我們若僅注意其一個因素，則必不易收效。嚴格的督察在兒童期內是沒有效力的，因爲先天的因素，實屬無法控制。而且要控制，也沒有像教育專家所想像的那麼容易；因此而引起的兩種新危險是不容忽視的。也許控制得太嚴密了；兒童過分地阻抑其性慾，結果乃不免害多利少，

而且在青春期內所應有的性的迫切的要求，那時也無力抗拒了。因此，兒童期內預防神經病的工作能否有利，或改變了對於現實的態度是否較易收效，那便至爲可疑了。

現在請回頭來討論症候。症候可使病者感有爲實在所缺乏的滿足；至其方法則使基力退止於從前的生活，或退止於幼年的對象的選擇，或幼年的性的組織。我們從前已知道神經病者常擺脫不了過去生活的某一時期；現在又知道這個過去的時期正是他得到滿足和快樂的時候。他返顧已往的生活史，不斷地追求這麼的一個時期，甚至於僅憑記憶或加以想像的幫助，以求其爲嬰孩時的情境。症候略足使那種幼年爲嬰孩時的滿足重復呈現，雖然牠因有精神衝突時的檢舉作用而不得不化裝，雖然牠常變爲一種苦痛的感覺而混有致病時的經驗中所有的原素。隨症候而來的滿足，姑慢說病者之不知其爲滿足，而深以爲苦，且也足使他避之若浼。這種改變起原於精神衝突，症候卽形成於這種衝突的壓力之下；於是從前所視爲滿足的，到現在乃不得不引起他的反抗或恐怖了。關於這種感情改變的簡單而有意味的例子，是我們大家所熟悉的；一個孩子本來很喜吮母親的胸乳，但幾年之後，常對乳液表示強烈的厭惡，不易消釋；假使乳液或他種含有乳汁的

液體有一層薄膜於其上，則這種厭惡竟可成爲恐怖。這層薄膜，或足使他記起從前所曾酷愛的母親的胸乳；這便因爲斷乳時的病害的經驗，已經加入的緣故。

還有一層也足使我們對於症候之爲基力滿足之一法，未免驚怪而不解其故。我們日常所可視爲滿足的，可沒有一事見於症候。症候多不賴有對象，因此和外界的實在失其接觸。我們知道這是丟了唯實原則而返於唯樂原則的結果；但這也便是返於擴大的自淫主義，自淫即爲最初滿足性的本能的方法。牠們不欲改變外界的情境，却欲於體內求得一種改變；這就是說，以內的行動代替外的行動，以適應代替活動——從物種史的觀點看來，這又是一個很重要的退化作用。這一層，將來可更要明白，假使我們將牠和一新因素合併討論；關於症候形成之分析的研究，曾產生許多結果，這個新因素便可在這些結果中求得。症候正和夢同，也代表一種幼稚的滿足；但是或因爲極端的凝結之故，這個滿足乃化而爲一個單獨的感覺或衝動；或則因爲多重的移置之故，這個滿足乃由整個基力的複型，變而爲小小的一節。因此，我們之不易於症候中看出基力的滿足，那是無足深怪的，雖然我們常可證實這個滿足的存在。

前已說過，我們還得研究一個新的因素；這個因素確很足令人驚怪。你們知道症候分析的結果，對於基力所附著而爲症候所從形成的幼穉的經驗已略有所知。所可怪的就是嬰孩的經驗未必盡屬可信。其實就大多數實例而言，牠們都是不可靠的；有時且適和歷史的事實絕對相反。你們要知道此事較諸其他一切，更易使我們懷疑這種結果所由得的分析，或整個神經病的分析及了解所賴以成立的病者。除此之外，尚有一種很可驚怪的事。假使因分析而發見的嬰兒的經驗是都可信以爲實的，那麼我們便可有穩固的基礎；假使牠們都是病者所幻造的，那麼我們便須丟掉這種不穩固的立場而另尋出路。然而在事實上都非如此；因爲我們所知道的是在分析中所回憶而得的兒童的經驗，有時確都屬子虛，有時也却信實可靠；就大多數的例子而言，都是眞僞相混的。所以症候所代表的經驗有時是千眞萬確，我們可信其於基力的執著大有影響的；有時則其所代表的爲病者的幻念，我們自然不能以這種幻念爲起病的原因。這裏要求一妥善的辦法確也不易。也許在下面類似的事實裏求得第一個線索。我們在分析前，在意識中所常保存着的關於兒童期內的模糊的記憶，也同樣的可以僞造，或者至少也眞僞相混；其錯誤之點隨在可見，所以我們總可相

信負這個意外失望的責任的是病者，可不是分析。

我們若略加思索，使不難知道其可怪異之點究係何事。其實，這就是對於實在的輕視，對於實在和幻念的區別的疏忽；病者以其所揑造起來的故事，消磨我們的時間，頗足使我們生氣。由我們看來，幻念和實在的相距，不啻天之與地；我們各給以不同的價值。病者在作常態的思想時，偶然也取同樣的態度。當他提出一些材料，使我們到所欲達的情境（即建築於兒童期的經驗之上而為症候的基礎）時，我們所研究的，究係實在或幻念，那便至為可疑了。要解決這一層，只好因後來的某種指示纔屬可能，那時我們還要設法使病者知道孰為幻念而孰為實在。這個工作常難告成。因為假使我們開頭就告訴他，說他現在所想到的就是他曾用以掩蓋兒童期的經驗的幻念，正好像每一民族都將遠古已經忘掉的歷史雜以種種神話，他對於本問題的興趣或許即從此而銳減，——他也欲求事實而輕視想像——結果不免使我們大失所望了。但是假使我們姑讓他相信我們所研究的，是他早年時所有眞確的事件，到分析完成時再說，那麼他又將譏笑我們之易於受欺了。他須經過一個長時期之後，纔能了解幻念和實在可受同樣的待遇，而被研究的兒童期內的經

驗究竟屬於此或屬於彼，都是無關要旨的。這是對於他的幻念所應有的唯一的穩妥的態度。其實幻念也是實在之一種。病者創造出這些幻念，那確是一個事實，就神經病而言，這個事實幾和其所確實經驗的等其重要。這些幻念代表心理的實在，和物質的實在相反。我們漸知道心理的實在，在神經病的區域裏，乃是唯一主要的因素。

神經病者在兒童期內所常發生的事件有幾種更具特殊的意義，因此我以為有加以特殊注意的價值。關於這些，我想舉下列各事以為例：（一）對於父母性交的窺視，（二）為成人所誘惑，（三）對於閹割的恐怖。你若以為這種事件決不見於事實，那便未免錯誤了；其實，較年長的親戚們都能予此事以證明，不復可疑。譬如一個小孩子當開首玩弄其陽具，而尚未知道隱藏這種動作的時候，他的父母或保姆們將加以恫嚇，說他的犯罪的手當有砍斷之虞。做父母的，若受查問，都常承認其事，因為他們以為這種恫嚇是義所當為的；有許多人對於這種恫嚇尚可於意識裏引起明瞭的回憶，至於此事之起於較後的兒童期中者則尤如此。假使恫嚇之主動人為母親或其他女人，她便常將執行懲罰之責委諸他人，如父或醫生。從前 Frankfort 有一兒科醫生名 Hoffmann，

曾著 *Struwwelpeter* 一書，馳名於時，而其所以馳名的緣故，乃因作者對於兒童的性及其他情意綜都有徹底的了解。在此書內，你們便可見作者以割大姆指爲吮指頭的懲罰，其實這便是用以替代閹割的觀念的。由對於神經病者的分析看來，閹割的恫嚇似甚屬常見，然而在事實上則未必如此。我們乃不得不以爲兒童因受成人的暗示，知道自淫的滿足是爲社會所不許的，又因看見女性生殖器的構造，而深受其影響，於是乃以這種智識爲創造這種恫嚇的基礎。一個小孩子雖不曾有什麼了解和記憶，但也可爲父母或其他成人的性交的觀察者；我們還可以相信他後來能了解此時所受的印象而引起相當的反應。但是假使他詳述性交的動作，而在實際則從未看過，或者假使他描寫這種行動係由後面着力，那麼他這種幻念必毫無疑問地由觀察動物的交媾而起，而且其動機卽在於兒童在青春期內所有未滿足的窺視慾。至幻想其在娘胎中觀察父母的性交，那便更極其幻想的能事了。

關於引誘的幻念則更有特殊的興趣，因爲這常不僅屬於幻念，且確爲事實的回憶；但是僥倖得很，由分析的結果，我們也許以爲這種幻念，常爲事實，在實際上則未必如此。受同年齡或較大的

孩子的誘惑較多於受成人的誘惑；假使女子在敍述其爲孩提時的經過，而常以其父爲誘惑者，則其幻念的性質和有此幻念的動機，都瞭如指掌不復可疑了。假使在兒童期內未受誘惑，他便常用幻念以掩蔽其那時所有自淫的活動；他旣因自淫而深感慚愧，乃不得不於幻念中以爲那時確曾有一個心所欲得的對象。然而你們也不得以爲兒童受近親誘惑的事，純屬子虛。大多數的分析家，其所治療的例子，都確有此事，不必置疑；只是這些事件在實際上本屬於較後的兒童期，而在幻念中，則移屬於較早的兒童期而已。

凡此種種似僅可引起這個印象：就是，這種兒童期內的經驗乃是神經病所不可或缺的條件。假使牠們確曾見於事實，那豈不很好嗎？然而假使在實際上，不曾有這些經驗，那麼牠們必起原於暗示而爲意匠經營的產兒。結果是相同的；在這些經驗內占較重要的地位的，無論其爲幻念或實在，我們現在也未能在結果中求得任何不同之點。這裏又是前所討論過的那些補充系之一種；不過牠是最奇異的一種。這些幻念的必要和材料究竟從那裏來呢？其源蓋出於本能；然而同樣的幻念如何常成於同樣的內容呢？對於這一層，我却有一個答案，這個答案，由你們看來，或者似太荒唐

也未可知。我相信這些原始的幻念(*primal phantasies*, 這是我用以稱這些幻念及其他的一個名詞)乃是物種所有的。凡是個體到了自已的經驗不敷應用的時候，即利用古人所曾有過的幻念。由我看來，凡是今日在分析時所訴述出來的幻念，如兒童期內的誘惑，見父母交媾而引起的性的興奮，及閹割的恐嚇——或閹割——在人類史前的時期內都是事實；而且兒童在幻念中只算是用史前實有的經驗補充其個體所實有的經驗。我們於是乃常懷疑着，以為神經病的心理學較諸無論那一種學科，都更可供給我們以關於人類發展的初型的知識。

我們既講到這些事實，便不得不更詳密地討論幻想的心理活動的起原和意義。幻念在心理生活中的地位雖尚無人明白了解，但是大概地說，也非不重要，那是你們知道的。關於這一層，我可細述如下。你們要知道人類的自我因受外界需要的訓練乃逐漸知道實在的價值，而追求唯實原則，而且要如此做，便不得不暫時或永久放棄種種求樂慾望的對象和目的——不僅是關於性的。但是禁拒快樂常很困難；要做到這一層，勢不得不求所補償。因此，他乃逐漸得有一種心理活動，在這種活動裏，凡屬已被遺棄的快樂的淵源和滿足的途徑，都許繼續存在，而不受實在的權威的制

束。每一懸望都立卽變成實踐的觀念在幻念中求慾望的滿足當然可引致快樂，雖也明知其非實在。因此人類乃能在幻念中繼續享受着不受外界束縛的自由，可是這個自由乃是他在實際上早已捨棄的。他於是更迭地忽爲求樂的動物，忽又爲理性的人類；因爲他能從實際上拾取的快樂究竟是微乎其微，不得不使他深感飢渴。Fontane說，『凡作一事，必無不有其副業。』幻念的創製和「保留區」(reservations)及「自然園」(nature-parks)正相一致。農業，交通，工業的侵入常將地球原有的表面立卽化爲不復可以辨認的處所。在這些區域裏乃有所謂「保留區」，以保存着任何地方因必要而受犧牲的各物的原狀；在保留區內，各種事物，無論其爲無用的或有害的，都可任意發育而傳布。心理中幻念的區域也可算是一種由唯實原則的手裏索取而得的保留區。

幻念所有最著名的產物乃是我們所曾見過的；這些產物名爲晝夢，乃是野心，誇大，及性愛的慾望的想像的滿足。實際上愈要卑躬屈節，則幻想上也愈驕傲誇大。由此乃足見想像的幸福的要性，係返於一種不受實在制束的滿足。我們知道這些晝夢乃是夜夢的核心和模型；在基本上，夜夢

也便算是晝夢，不過因睡眠時的心理活動而改變其方式，復因在睡眠中本能的興奮可自由活動，所以乃有成夢的可能。我們又已知道晝夢之不必爲意識的，潛意識的晝夢也屬常見；因此，這種潛意識的晝夢乃兼爲夜夢及神經病症候的淵源。

幻念在症候形成上的重要，你們讀下文便可明白。我們已說過基力因受剝奪作用的結果，乃返注於前曾捨去而却仍有幾許能力附著的位置之上。我們對於這句話並沒有撤消或修改之意，但欲於其間插入一個連接的樞紐。基力究如何能復返於這些執著之點的上面呢？其實基力所丟掉的對象和孔道並不曾完全丟掉；這些對象或其副產物都仍於幻念的概念中，略保留着原有的強度。基力只須退注於幻念裏面，即可尋路而復返於被抑的執著點之上。這些幻念原略爲自我所寬容；牠們和自我無論如何地相反，可是二者之間尚未有所衝突，假使有某種條件能保持而不失——這是一種數量性的條件，現在可因基力流返注於幻念裏面而爲所擾亂了。幻念既因有能力附加於其上，於是乃奮往直前而求見於事實；那時，牠們和自我的衝突遂不復可免了。牠們從前雖爲前意識的或意識的，現在可不免一方面受自我的阻抑，而他方面又受潛意識的吸引。基力乃由

潛意識的幻念而深入潛意識內的幻念的源流之上——即執著點之上。

基力之返注於幻念之上乃是症候形成的途徑中間的一個階段，我們應給以一個特殊的名稱。C. G. Jung 曾造有一個很適用的名詞「內向作用」(introvertion)，但是他濫用此詞以稱他事。我們可要堅持這個主張：基力若離開實在的滿足，而過分地積儲於前本無害的幻念之上，這種歷程便稱爲內向作用。一個內向的人雖未爲神經病的，但也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況之下；其正在移轉的能力一旦若有擾亂，便足引致症候的發展，除非他能爲其橫被制束的基力另求他種出路。神經病的滿足的虛幻性和對於幻念及實在的區別的疏忽，即以基力停止於內向作用的這個階段之上爲其主因。

你們知道我已於最後的幾句話裏，引進一個新的原素於因果的線索之內——這就是一個關於數量的原素；這個原素，我們也須常加以論列，關於因果的一個純屬質的分析，那是必不充分的；或者換句話說，關於這些歷程的一個純粹動的概念是不够的，還需要着經濟的觀點。我們要知道兩種相反的力縱使已早具有實質的條件，也不必發生衝突，除非二者都有相當的強度。又先天

的成分，其所以能致人於病者，也因爲其部分本能有一種較其他更占勢力的緣故；我們儘可以說，人們的傾向就質說是大家所同的，祇是因量而異。這個量的成分，就抵禦神經病的能力而言，也甚屬重要；一個人所以不患神經病者，就看他所有未發洩的能力量究竟能有多少從性的方面昇化而移用於不屬於性的目標之上。心理活動的最後的目的，就質說，可視爲一種趨樂而避苦的努力，由經濟的觀點看來，則在將心理器械中所現存的激動量或刺激量加以分配，而使牠們沒有積儲起來以引致苦痛的機會。

關於神經病症候的形成，我已經講過這許多了。但是我尙須再告訴你們，今天所說的話都僅就協識脫離病的症候而言。迫脅狂的症候也有很大的差異，雖在本質上大致相同。在協識脫離病上，自我對於本能的求樂已表示反抗，但就迫脅狂而言，這種反抗更屬顯著，在症候上占一重要的地位。至更就他種神經病而言，則差異的範圍更大，不過關於那些神經病症候的形成，我們尙未加以徹底的研究。

在本講結束之前，我還想請你們注意大家所同感興趣的一種幻念的生活。幻念也有可復返

於實在的一條路，那便是——藝術。藝術家也有一種反求於內的傾向，和神經病者相距不遠。他也爲太強烈的本能的需要所迫促；深欲求尊榮，求權勢，求財富，求名譽，且復求婦人的愛；可都沒有取得這些滿足的手段。因此，他正和有慾望而不能滿足的任何人相同，逃開實在，而利用他所有的一切興趣及基力，在幻念的生活中構成他的願望。有了這種幻念，本很易成神經病；其所以不病者，蓋賴有許多因素集合起來以抵拒病魔之來侵；其實，藝術家也常因神經病而使其才能有一部分的減縮。也許是他們的稟賦有一種強大的昇化力及彈性。至其得復返於實在的經過則略如下述：過幻念的生活的蓋不僅爲藝術家；幻念的世界是人類所同許的，無論那一個有願未遂的人都無不在幻念中求其安慰。然而沒有藝術修養的人們，其所得自幻念的滿足至爲有限；他們的阻抑作用既甚嚴酷，所以除可成意識的晝夢之外，不許享受任何幻念的快樂。至於眞正的藝術家則不然。第一，他知道如何潤飾他的晝夢，使失去個人的色彩，而爲他人所同欣賞；他又知道如何加以充分的修改，使其不道德的起原無從探悉。第二，他又有一種神祕的才能，處理其特殊的材料，以忠實地表示其幻想的觀念；他且復知道如何以強度的快樂附着於其幻念之上，至少可暫使阻抑作用爲所

制服而無所施其技。他若能將此各事一一完成，那麼他便可使他人共同享受潛意識的快樂，而引起他們的感戴和讚賞；那時他便——因幻念——而博得從前只能得自幻念的滿足：如尊榮，權勢和婦人的愛了。

第二十四講　一般的神經過敏性

在前講中，既說了許多不易了解的話，現在便可暫時離開本題，看你們有什麼意見。我知道你們是不滿意的。你們想像精神分析引論必大異於我所已講過的。你們所期望的不是理論，乃是由生活中取來的事例；你們或許要告訴我，那關於樓上和樓下的兩個小孩的故事或可用以說明精神病的起因，所可憾的，這是由我意造，而不是實際的事例。或者你們還要告訴我，當我開頭敍述那兩種症候（我們希望這可不也是想像的，）而說明其經過及其和病者生活的關係時，症候的意義確因此而稍明白，你們曾希望我繼續地如此演講。然而我卻不然，給你們以許多究長而很難領會的理論，而且這些理論又永不能完結，而常加以補充；我討論了許多概念而都未

有相當的引論；我既丟掉敍述的說明，而採取動的觀點了，又復丟掉動的觀點以換取一種經濟的觀點；你們幾很難領會這些學術名詞究竟有幾多具有相同的涵義，只因欲換換聲音，所以互相調用；我復舉出許多不着邊際的概念，如唯樂原則，唯實原則，及物種發展的遺傳等，並未加以說明，卽又拋棄牠們於九霄之外了。

我要講神經病，爲什麼不先講你們大家所共知道而同感興趣的神經過敏性，或神經過敏者的特性，如易感性，易變性，及他們之不能治事和他們之不善於應付人類的交際及外界的勢力呢？我爲什麼不從日常簡單的神經過敏性的解釋講起，而逐漸講到那些不可了解的極端的表現呢？

凡此種種，我當然不能否認，也不能說是你們的錯。我對於自己陳述的能力尚不至於如此誇許，竟想像其每一缺點都有特殊的用意。我原以爲調了一個方法進行，或可於你們有利，老實講，這確是我的初意。然而一個人不常能實行一個合理的計畫；材料的本身常有若干事突然插入，使他爲所吸引而改變其初意。材料縱甚熟悉，但是陳述起來，也不能盡如作者之意；往往話已說過了，但究竟何以決如此說，便不得不令我們惶惑而不解其故了。

有一個理由也許是我的論題，精神分析引論，不復能概括這段討論神經病的文字。因爲精神分析的引論包括過失和夢的研究而言；至於神經病的理論那便是精神分析的本論了。我想以如此短暫的時間，只能將神經病理論內所含有的材料，作簡要的敍述，使你們在相當的上下文之中，了解症候的意義，及症候形成時所有體外和體內的條件和機械。這就是我所要做的工作；也就是精神分析現在所能供獻的要點。因此，便不得不有許多關於基力及其發展，和自我發展的話，你們聽了初步的若干講之後，已略知精神分析法的主要的原則及潛意識和阻抑作用（抗力）等概念的概觀。在下面的一個演講裏，你們將可知精神分析的工作，究竟在那一點上，得到其機體的銜接。我復明白地說過，我們所有的結果都僅得自單單一組的神經病——即移情的神經病——的研究；且卽就此一組而言，我也僅詳述協識脫離病症候形成的機械。你們雖或未得有很徹底的了解和詳備的知識，但我總希望你們已略知精神分析工作的方法，及其所欲解決的問題和其所已能貢獻的結果。

你們希望我演講神經病之始，先描述神經病者的行爲，以及他如何患病，如何設法抵禦，復如

何設法求其適應。這確是一個很有興趣的論題，既頗値得研究，也復不難講述；然而我們也有許多理由不許我們如此入手。其危險就是潛意識將因此而被忽視，基力的重要將因此而被看輕，而且一切事件都將由病者的自我的觀點來判斷了。病者的自我之不可信賴和不免偏袒，那是盡人知道的。自我總否認潛意識的存在，而使潛意識爲所阻抑；那麼在和潛意識有關的處所，我們究如何可信賴自我的忠實嗎？而且受阻抑的，尤以關於性的要求爲最；所以用自我的觀點，必不能了解這些要求的範圍和意義，那是最屬顯而易見的。我們若一旦知道阻抑作用的性質，便不得允許這個自我，或勝利者，爲這個爭衡的裁判官。自我所能告訴我們的，我們可不要受其欺騙。若據牠所提出的證據，那麼牠便自始而終爲主動的部分，而症候的發生，也都由於牠的願望和意旨；我們知道牠所處的，大部分是被動的地位，這個事實，牠可要設法掩飾了。但是牠也不常能維持這個虛僞的局面——在迫脅狂的症候裏面，牠便不得不承認自己已遇有一些勢須努力抵禦的勢力了。

一個人若不注意這些警告，而願爲自我所欺，那麼，一切都不發生問題，大可順手進行了；精神分析側重潛意識性生活及自我的被動性而引起的抗議，在他便都可避免了。Alfred Adler 說，

神經過敏性是神經病的原因，而不是神經病的結果，在他也可表示同意了；然而他決不能解釋一個夢或症候形成中的一個節目。

你們將要問我：我們可不能將自我在神經過敏性和症候形成中所占的地位，加以相當的注意，而又沒有絕對忽略了精神分析所發現的他種因素嗎？我的答覆是：那當然是可能的，遲早可這麼辦；但是精神分析所要做的研究，可不宜以這個終點爲起點。我們自然可預先指出一點，將這個研究包含於內。有一種神經病叫做愛己狂 (the *narcissistic* neuroses)，自我和愛己狂，比諸和我們所曾研究的他種神經病，更有深切的關係。關於這些神經病的分析的研究，將可使我們正確地估計自我在神經病內所占的地位。

但是，自我和神經病之間，還有一種顯而易見，開頭便可明白的關係。這種關係似乎是各種神經病所同具，然而在傷痕狂（這一種神經病，我們尚未盡能了解）中尤爲顯著。你們要知道各種神經病的起因裏頭都有同樣的因素；只是就這種神經病而言，這種因素在症候的形成上占最重要的地位，就另一種神經病而言，則占重要地位的又爲另一種因素。正像劇社配角，每一演員都去

一特殊的脚色——如主人翁，心腹從人，惡徒等；各人都選取不同的工作以適合自己表演的口味。所以，症候所從起的幻念決沒有像在協識脫離病中的那麼顯明；而自我的「反攻」或抵抗則首推迫脅狂；至於虛幼狂（paranoia）的妄想則以夢內所謂潤飾的機械爲特點。

就傷痕狂（the *traumatic neuroses*），尤其是就起於戰事的傷痕狂而言，則自愛自私的動機及自衞和對於自我利益的努力，予我們以特殊的印象；單有此或不足以致病，然而病既形成之後，便賴此以維持其勢力。這個趨勢的目的在欲保護自我，使不受引致疾病的危險；也不願恢復健康，除非是危險已不復有重來侵襲的可能，或除非是因受危險而已得有相當的酬報。

自我對於其他一切神經病的起原和延續都感有相同的興趣；我們已說過症候有一方面可予壓抑的自我趨勢以滿足，所以也深受自我的保護。而且以症候的形成爲精神衝突的解決，也是一種很便利的辦法，最合着唯樂原則的口味；因爲症候可使自我不復有精神上的痛苦。其實就某些神經病而言，卽醫生也不得不承認以神經病解決衝突，乃是一種最無害而最應爲社會所容許的一個方法。醫生有時要同情於其所欲治療的病，你們能不聞而驚駭嗎？其實他原不必在各色各

樣的生活情境裏，都須視健康爲最重要的事；他也知道世上除神經病的病痛外，尙有他種痛苦，一個人因爲需要的要求，也可犧牲其健康；他還知道一個人若有了這種病痛便可避免了其他種種的艱難困苦。因此，我們雖可說每一精神病者都已逃於病，但也不得不承認這種逃避多可有充分的理由，醫生知道這種情形，便只好默許了。

然而我們可繼續討論，不必管這些特例。大概地說，自我旣逃於神經病，便於內心中得有一種因病而來的利益；在某種情形之下，尙可兼有一種具體的體外的利益，在實際上也稍有價値。試舉一個最普通的例來說罷。譬如有一婦人受其夫暴力的虐待，她如有神經病的傾向，此時便常逃於病。假使她太懦弱，或太守舊而不敢偸情以自慰，復假使她不甚穩健，不能抵抗外界的攻擊而不敢和其夫離異，復假使她沒有獨立生活或得夫較良於舊的希望，又假使她在性的方面仍依戀着這個男人，那麼她便舍病之外更無其他辦法了。病就是她抵抗其夫的工具，可用以自衞，也可用以報復。她雖或不敢怨恨婚姻，但可公然訴述病苦；醫生乃是她的良友；本來異常粗暴的丈夫，現在乃不得不寬恕了她，爲她用錢，許她離開家庭，而不受其夫的壓迫。假使由病而得的這種體外的，「偶然

的」利益甚爲顯著，而在實在上不能有相當的替代物，那麼你們便不易有收治療之效的希望了。

我曾反對神經病由於自我所欲和自我所創之說；你們現在將必以爲我適纔所告訴你們的話，無異爲此說辯護了。然而我要請你們暫安毋躁。這話或許只有下面的一個意義：就是，自我可歡迎其所不能避免的神經病，假使神經病有什麼利益，那麼自我便盡量享用。這只是這個問題的一面。假使神經病是有利益的，自我當然很喜歡和牠相安無事，但在利益外尚有種種不便利之處，我們也須加以論列。大概地說，自我因接受神經病而頗受損失。牠能解決衝突，可惜代價太大了；隨症候而來的病痛，和症候之前的衝突，也許是其害相等，但也許是其害較大；自我願以症候消滅苦痛，但又不願棄其由病而來的利益；這正是牠所不能兩全的事。由此看來，自我實未嘗始終在這個事件上佔據其所欲得的主動的地位。這是要我們明白記得的一件事。

假使你們是醫生，對於神經病者有許多經驗，那麼你們便不至於再期望那些最以病痛爲恨的人們，能最易接受你們的援助——實際上必不如此。無論如何，你們總不難知道：凡足增進由病而來的利益的各事，都足增加由阻抑而起的抗力和治療上的困難。此外還有一種利益，不隨症候

而俱至，但來自症候之後。像病的那種心理組織，若持續至久長的時間，便得有一種獨立體的性質；似和自存本能有相類似的功用；且復和精神生活的他種力量，互相結合，即根本相反的力也不除外；牠既不難有一再表見此種功能的機會，於是乃得有一種第二重的利益以堅固其地位。我們現在不必取例於病，姑從日常生活中得例如下：一個能做事的工人，在工作中，因意外的危險而成殘廢。他不復能工作了，但是因此而得按期領得少數的賠償金，且復知利用其傷殘之體而為乞丐。他的新生活雖較可恥，但正因舊生活的破壞而得以維持；假使你要醫愈他的殘廢，你便立即剝奪他的維持生活的工具，因為他現在能否重復做從前的工作，便已成一疑問了。神經病若一有這種附帶的利益，我們便可使和第一種的利益並列，而命名為由病而來的第二重利益。

我要勸你們勿看輕了由病而來的實際的利益，卻也不可太重視了其在理論上的重要。除了前已承認的特例之外，此事常可使我們想到 Oberländer 在 *Fliegende Blätter* 內所舉以說明動物智力的一個實例。一個亞拉伯人騎一駱駝，在高山中的狹路上向前進行。一轉灣忽見面前有一獅子正欲向他猛撲。他可無法逃免，一邊是深谷，一邊又是峻壁；退避逃走都不可能；他只得俯

首待斃了。至於駱駝則不然。他縱身一躍，和騎者同入深谷之內——獅子只好旁觀而已。神經病所能給病者的救濟大概不能優於此；也許是因爲以症候解決衝突，究竟只是一種自動的歷程，不足應付生活的要求，而且病者一接受這個解決，便不得不放棄其最高等的才能了。此時假使尙有選擇的可能，那麼，較榮譽的辦法是上去和命運作一種正大的奮鬬。

我不以一般的神經過敏性爲出發點，究竟有什麼動機呢？這一層我尙須加以說明。你們也許以爲由此講起，將較難證明神經病之起原於性；其實，這裏你們可錯了。就移情的神經病而言，其症候須先加詮釋，纔可見其有關於性；但就**實際的神經病**(*actual neuroses*)而言，其起因於性生活乃一顯而易見，引人注意的事實。我在二十多年前便知道這事實，那時我始懷疑着檢驗神經病者的時候，爲什麼將一切關於性生活的事都不加以論列。我既研究此事，於是病者乃逐漸不滿於我，但是不久之後，我的努力乃足使我有此結論：性生活若是常態的話，那便不能有神經病——我所指的是實際的神經病。這個結論固然一方面太忽略了個體的差異，他方面又因「常態」一詞沒有固定的意義而大感欠缺；然而在大體上說，卽至今日尙有相當的價值。那時我且能於某種神

經過敏性和某種受傷的性狀態之間，成立一種特殊的關係；假使我仍有相類似的材料以供研究，我當然要將這些關係重復一述。我常見一個人若甘受一種不完全的性的滿足如手淫，便將患實際的神經病之某一種；又假使他用另一種依舊不完滿的性生活，則其神經病也立即易爲他種方式。因此，我可以由病者情形的改變，而推知其性生活方式的變化。我要堅持這個結論，至能使病者不復說謊而加以證明爲止。可是他們那時將必就醫於那些不問及性生活的醫生們了。

那時我也未嘗不知神經病的原因不必常屬於性；有些人固然因爲性的境況受有損害而病；但也有些人因爲失了財產或近曾有一種強烈的機體的傷害而病。這些變化的解釋，到後來自然明白，那時對於自我和基力的關係將可有深切的了解；而且這個問題研究得愈深，則我們對於牠的了解也愈完滿。一個人只到了其自我不復能處理基力的時候，纔會患神經病。自我若愈強健，則其處理基力也愈容易；自我的能力若略減弱，無論由於何種原因，都可使基力增加其要求而使有患神經病的可能。此外，自我和基力之間尙有他種較爲深切的關係，不過這些關係現在尙未到討論的時候，暫且置而不談。我們所最要注意的是：無論就那一實例而言，也不管牠們起病有何種情

境，神經病的症候所賴以維持的能力都以基力爲其淵源，於是基力之爲用遂大失其常態了。

現在我應告訴你們：實際的神經病的症候和精神神經病（psychoneuroses）的症候有絕對的區別；我們以前所講的，多關於精神的神經病的第一組（卽移情的神經病。）實際的神經病和精神的神經病的症候都起原於基力；這就是說，症候乃是基力之變態的用法，也便是基力滿足的代替物。然而實際神經病的症候，——如頭痛，苦痛的感覺，某些器官之易受刺激，某些機能的減弱或停止——在心靈中實無意義之可言。牠們不僅多在身體上表現，（卽如協識脫離病的症候也都如此，）且都純爲物質的歷程；牠們的發生和我們所知道的繁複的心理機械都不生交涉。所以精神的神經病的症候，昔曾以爲是和心理無關的；現在實際神經病的症候纔確和心理無關了。然而牠們究如何能爲基力的表現呢？基力豈不是在心靈內活動的一種能力嗎？其實，對於這個疑問的答案是很簡單的。現在姑請將反對精神分析的第一種理由重述如下。反對者以爲我們的理論意欲單用心理學解釋神經病的症候，其實從沒有一種病而可釋以心理學的理論的，所以我們的希望實屬微乎其微。這些批評家可忘記了性的機能不純爲心理的，正猶其不僅爲物質的。牠的影

響可兼及於身體的生活和心理的生活。我們已知道精神神經病的症候，是性的機能受了擾亂後的心理的結果，那麼，我們若聽說實際神經病是性的擾亂在機體上所產生的直接的結果，便無所用其驚駭了。

臨床的醫學給我們以一有用的提示（爲許多不同的研究家所共承認，）可借爲了解實際的神經病之一助。就牠們的症狀的詳情及其身體的系統和機能同被波及時的特點而言，都和性質不相投的毒液之久留體內或忽被提出（卽酒醉或戒酒後的狀況）後所發生的病態，顯然有互相類似之點。這兩種病態更可喻以巴西多病（Basedow's disease 卽眼球突出性的盾狀腺腫 exophthalmic goitre）的狀況，因爲此病也由於受毒的結果，只是其毒初非來自體外，乃來自體內的新陳代謝吧了。我以爲由這些比喻看來，我們乃不得不以神經病爲性的新陳代謝作用受了擾亂的結果，而其所以擾亂之故則或由於性的毒液產額太多，已非其人所能處理，或由於心理的狀況不許他對於這些汁液作適當的處理。這種關於性慾的性質的假定，已早爲遠古的人所承認了；譬如酒可生愛，愛可稱爲沉醉——這些觀念，似將愛的動力略移於身體之外了。我們於此尙可

記得性覺區（erotogenic zone）之一概念，且復可想起各種不同的器官都可發生性的興奮。除此之外，關於性的新陳代謝或性的化學的問題還是未着一字的章目：關於此事，我們尙一無所知，也無從斷定性的物質是否有雌雄兩種，或僅假定一種性的毒液爲基力的各種刺激的主動物，我們所建立起來的精神分析的基礎，在實際上，只是一種上層的構造，我們尙須遲早爲牠造一種有機的柱石；然而關於這個柱石，我們還不曾略有所知咧。

精神分析之爲科學，其特點爲方法，而非其所欲研究的對象。這些方法可用以硏究文化史，宗教學，神話學，及神經病學而都不失其主要的性質。精神分析的目的及成就，卽僅在於心靈內的潛意識的發見。實際神經病的症候或許直接起因於毒液的傷害，所以牠們不是精神分析所欲研究的問題；精神分析既不能對於牠們作任何種的解釋，便只好將此工作移交於生物學及醫學的研究。我的材料所以要作這種排列的緣故，你們現在總可以較易了解了。假使我要講神經病學引論，那當然要先述神經病（實際的神經病）的簡單的方式，然後進述那些由基力擾亂而起的更複雜的精神病，纔算是正當的辦法。那時，我便須由各方面收集關於前者的知識，至就後者而言，便當

將精神分析引入，以爲了解這些病態之最重要的工具。但是我所宣布的題目是精神分析引論；我想給你們以精神分析的觀念較重要於授你們以神經病的知識；因此，對於精神分析的研究無所貢獻的實際的神經病，便不宜放在前列了。我又以爲我這一選擇對於你們較爲有益，因爲精神分析的知識值得一般受教育者的注意，而神經病的理論則僅爲醫學上的一章。

但是你們希望我對於實際神經病的注意也頗有理由；實際的神經病和精神的神經病在臨床上有密切的關係，更足使我們有加以注意的必要。我要告訴你們，實際的神經病，其單純的形式計共三種：（一）神經衰弱症，（二）焦急的神經病，（三）憂鬱症（*neurasthenia*, *anxiety-neuroses*, and *hypochondria*）。這種分類也不無疑問之點；這些名詞固甚通用，但其涵義則殊難確定。有些醫學家以爲在神經病表現的亂七八糟的宇宙中，便不能有任何種的分類，因此，反對臨床上所有病的種類，甚且否認實際神經病和精神神經病的區別；我以爲他們太過分了，他們所採取的方向決不是進步的路。前所述的三種神經病的方式有時單純，但多互相混合，且兼有精神神經病的色彩。我們却也不必因此，便放棄了牠們彼此間的區別。你們要知道礦物學和礦苗學的區別；礦物半

因其爲結晶，而和環境有別，所以一一可以分類；礦苗則爲礦物的混合體，但其混合也非純賴機會，都有其相當的條件。就神經病的理論而言，我們對於他們發展的歷程，所知道的，原太有限，不足有和礦苗學相比擬的知識；然而我們若將可以辨認的臨床的原素——這些原素可比擬個別的礦物——先行提出，也未必不是正當研究的方法呢。

實際神經病和精神神經病之間尙有一種大可注意的關係，對於我們關於後者症候形成的知識有一種重要的貢獻；因爲實際神經病的症候常爲精神神經病的症候的核心和初期。這種關係在神經衰弱症和移情神經病中的轉化的協識脫離症（conversion hysteria）之間，及焦急的神經病和移情的協識脫離症之間，都最屬明白可見；但也可見於憂鬱症和發育狂(*paraphrenia*)（例如早衰症 dementia præcox 和虛幼狂 paranoia 後當加以討論）之間。姑請用協識脫離症的頭痛或背痛爲例。由分析的結果可知此痛乃利用凝結作用和移置作用而成爲基力的幻想或記憶的代替的滿足；但有時此痛也非由於虛造，是性的毒液的直接的症候，也就是性的興奮在身體上的表現。我們原不欲主張一切協識脫離症的症候都有這麼的一個核心，然而其很常如

此，也確是一個事實，而且性的興奮在身體上所有的影響（無論其爲常態的或病態的）都特宜於爲造成協識脫離性的症候之用。牠們正好像一粒沙土，由蠔蠣採爲造成珍珠母的原料。凡性交時所有性的興奮的暫時的表現，都可爲造成精神神經病症候的最適宜而最便利的材料。

還有一種歷程，在診斷及治療上特別饒有興趣。有些人雖有神經病的傾向，但尚未患有神經病，可是他們若一有病態的機體的狀況——也許是一種發炎或一種受傷——即常足使症候從此形成；於是實際上的症候，遂立被採用而爲那些正欲有所表現的潛意識幻想的工具。醫生在這種情形之下，將先用這一種治療法，次用另一種治療法；或將症候所有機體的基礎設法消滅，而不問其有無神經病的傾向或竟治療其已形成的神經病，而置其機體的刺激於不論之列。這兩種手續有時以此種爲有效，有時以他種爲有效；就這種混合的病狀而言，實尚未能有所謂普通的原則。